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6 1954

T5759 /1347

西洋記  
自序六回至三拾回

六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六

國書館珍藏印

二南里人  
三山道人

編次  
繡梓

國書館藏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仙師 羊角仙計安前部

詩曰

猖狂女將出西天

擾上兵戈亂有年

謾道螢光晴日下

敢撐螳臂帝車前

堪嗤后羿穿天箭

更笑防風過軾肩

一統車書應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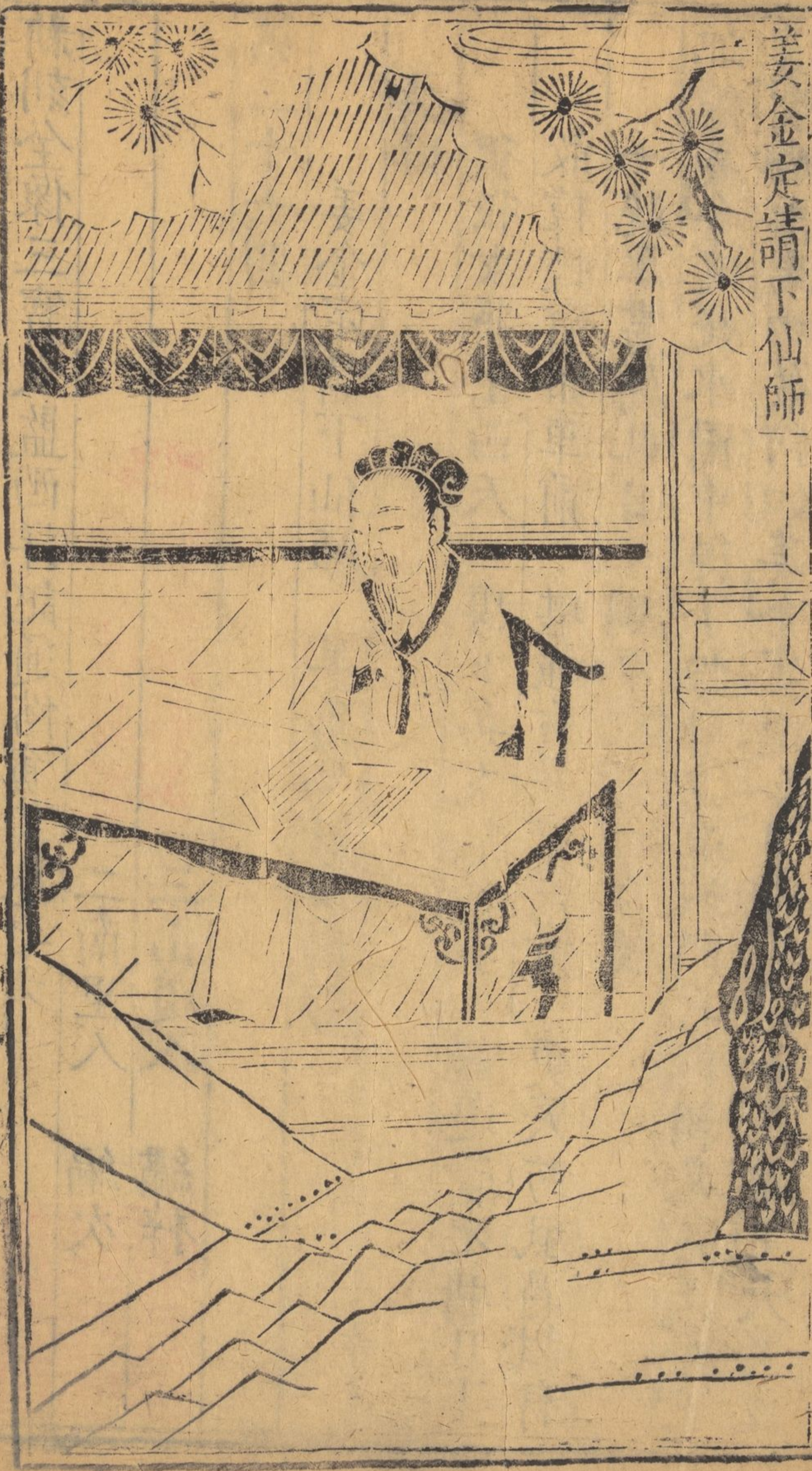
鋼刀濺血枉垂憐

却說姜金定從水圍中得了性命。竟進朝門之內。朝見番王。番王道。愛卿出馬。功展何如。姜金定道。今日撞着對手了。番王大驚。說道。撞着那一員大將來。是你的對手。姜金定道。不是個甚麼將官。



洞府春飛天半寶花飄閣道

姜金定請下仙師



法師駕出月中桂子落仙衣





番王聽知不是個甚麼將官。早已有八分焦燥了。說道：「既不是個將官，還是個甚麼人？」姜金定道：「今日所遇者，是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一個引化真人張天師。番王聽知是個張天師，先前只有八分不快，今番却有十分喫惱了。說道：『鄉父存日，曾說此人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本領高強，十分利害。誰想今日你遇着他，你今日和他抵手勝負何如？』」姜金定奏道：「只是兩家對手，臣也不惧怯於他，但他果然是書符諷呪，役鬼驅神。小臣正欲把個圈法去困他，他的七星寶劍儘利害，一剔就是兩半邊。小臣正欲把個飛刀去斬他，他的天神天將又衆，一湧而來，不是小臣有五圍三出的本領，險些兒喪于道士之手了。」番王道：「似此何以處之？」俺的江山有此不穩，社稷有些不安。左丞相字鎮龍說道：「依臣愚見，寫了降書降表，送上通關牒文，萬事皆休。何必磨這等的牙。博這等的

嘴。」右丞相田補龍說道：「左丞相言之有理。南陣上有個武狀元他前日高聲說道：『我天兵西下，既不取你的城池，又不奪你的世界。不過是要你一張通關牒文。問你傳國王，萬事皆休。』這武狀元已自明白說了，何如無玉璽，献上通關牒文，萬事皆休。這武狀元已自明白說了，何必執迷不悟，搬弄干戈，糜爛小民，坐空國計。况兼我國所恃者，刺儀王父子兵而已。今日他父子俱喪於南兵之手，料這一女將焉能成其大事。堂上天朝，雄兵百萬，戰將千員，豈下於一女子。伏乞我王詳察總兵官占的里，又奏道：「左右丞相言之俱有大理。小臣戰掌巡哨，甚曉得南兵的利害，不但是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只這一個天師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也是十分利害。還有一個國師懷揣日月，袖圍乾坤，更加佛法廣無邊，若是女將軍不肯罷兵，明日禍來非小。伏乞我王詳察番王聽知這一堂和解，心上也不願與



兵只是姜金定心懷父兄之恨。要假公濟私。奏說道。這都是此賣國之臣。違誤我王大事。番王道。怎叫做是個賣國之臣。姜金定說道。我王國土受之祖宗。傳之萬世。本是西番國土的班頭。西番國王的領袖。今日若寫了降書降表。不免拜南朝為君。我王為臣。君令臣共。他叫我王過東。我王不得往西。叫我王過北。我王不得往南。萬一遷移我王到南朝而去。我王不得不去。那時節凌辱由他殺斬由他。若依諸臣之見。是把我王萬乘之尊。賣與南朝去了。我王下同布衣之賤。這却不都是個賣國之臣。道猶未了。只見三太子自外而入。聽知道要寫降書降表。就放聲大哭起來。番王道。我兒何事。這等悲傷。三太子道。父王何故把個金甌玉碗。輕付於人。這社稷江山。終不然是一日闡得的。番王道。非干我事。所有左丞相說道。該降。右丞相說道。該降。又有占纜兵說道。南兵利害。三太

子罵道。你這些賣國的狗奴。豈不聞主憂臣辱。王辱臣死。你受我們的爵享。我們的祿。賣我們的國。悞我們的事。是何道理。伏乞父王先斬此賣國之賊。容孩兒出馬。若不取勝。誓不回朝。姜金定奏道。三太子言之有理。但只一件來。臣還有一妙計。不消三太子親自出征。番王道。有何妙計。不消三太子出征。姜金定道。臣有一個師父。道號羊角道德真君。番王道。怎麼叫做個羊角道德真君。姜金定奏道。這個師父沒有爹。沒有娘。原是一塊石頭。自從天地未分之先。頑然為石。後來盤古分天分地。這塊石也自發聖感。栗一聲响。中間爆出一個人來。這個人出來時。頭上却有一隻羊角。那時節不曾有書契。不曾有姓名。人人叫他做個羊角真君。羊角真君生在這個石頭裏面。長在這個石頭裏面。飢餐這個石頭上的皮。渴飲這個石頭上的水。年深日久。道行精微。德超三界。傳至唐



虞夏商周有了文字。有了書契。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那塊石頭有靈有神。能大能小。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做個寶貝。昨日小臣借他的來。圍住了武狀元。唐英便是番王道。他這如今在那裏。姜金定道。他這今在正西上五百里之外。有一座高山。其山有一所深洞。是他在這個洞裏修真養性。人人就叫這個山羊角山。呼這個洞羊角洞。有詩為証

羊角稜層靈秀開 西天積翠起仙臺 入關足躡烟霞起

倚闕手招鳶鶴來 怪石摩空撐砥柱 飛泉瀉澗走風雷

光能道德真君侶 一嘯臨凡未忍回

番王道。只消他一個石圈。也自有八分贏手了。姜金定道。俺師父回天補日。吸霧吞雲。慣使天曹飛劍。百步之內。取人首級。如盤中取果。手到功成。騎一隻八叉神鹿。上天下地。無所不能。還有一個

水火花藍兒。中間有許多的寶貝。善可泉人首級。任是甚麼天兵。也不能親近。豈止一個石圈而已。番王道。似此說來。却是個起凡入聖。有德有行的。姜金定說道。他號為道德真君。名下無虛。有詩為証

羊角住羊山 瘠瘦如角立 一鹿駕長風 世網安能擊

朝隨白雲出 暮採紫芝入 道靈未去來 德氣自呼吸

月明响環珮 時有飛仙集 我欲從之遊 共飲華池汁

番王道。怎麼得他下山來。姜金定道。須得我王草詔一道。小臣不憚劬勞。連夜捧詔上山去。請他來。上扶我王錦繡江山。下救萬民塗炭之苦。番王唯奏。即時草詔一道。付與姜金定。姜金定接了詔書。擲下三尺紅羅。一朶紅雲。望空而起。須臾之頃。就到了羊角山。姜金定落下雲去。收了紅羅。牽了戰馬。手持信香。口稱祖師大號。



來到羊角洞口。只見一個把門的小道童兒。早已認得是個姜金定。迎看說道。姜師兄。你又來了。姜金定說道。是俺又來看一看哩。小道童說道。前日老爺傳了你五圍三出的本領。駕得起千百丈的滕雲。你今日又上山來。有何貴幹。姜金定道。有事求教師父。望師弟和我通報一聲。你說道。日前學執的姜金定。在此一面見祖師。小道童即時傳到洞門裏。羊角道德真君。叫來相見。見了姜金定。真君道。我前已傳授了一千道術與你。因你是個女流之輩。不便久留。你今日又來見我。有何事故。姜金定跪着稟道。前日多蒙老爺賜弟子一班本領。保我金蓮寶象國為上邦。誰想強中更有強中手。遇着強梁沒奈何。真君道。有個甚麼強梁的遇着。姜金定道。是南勝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出一個道士。名喚天師。差出一個和尚。名喚國師。統領此甚麼寶船。帶了些甚麼兵將。來到

弟子金蓮寶象國。把弟子一個父親。兩個哥哥。俱送了殘生性命。弟子傳授法術之時。只指望扶持我七國土為上邦。那曉得自家的父兄。俱不能保。真君道。你好拿出你的五圍三出。干丈滕雲的本領來。姜金定說道。是我拿出五圍三出的本領來。却都被那個天師破了。故此俺國王修下了一封詔書。多上拜上祖師老爺。萬望老爺下山走一走。一來扶持俺國王的錦繡江山。二來救援俺弟子的一家性命。真君道。我既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麼又來管你凡間甚麼閑爭閑鬥。姜金定哭上啼上。伏在地上。說道。老爺不肯下山。俺一國君民。盡為葶粉。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爺只說是可憐見俺這一國君民的性命。罪羊角道德真君。他是個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的。看見個姜金定。苦上的哀告。打動了他的不忍之心。說道。姜弟子。我許你下山來。只一件。我却不到



你金蓮寶象國見你番王姜金定道老爺不到俺國中弟子却到那裏來相會真君道你只到哈密西關之內荒草坡前你可帶本國人馬跟隨我拿一個你綁一個我拿兩個你綁一隻成功之後俱笑你的功我自回山而來姜金定連磕了幾個頭歸到金蓮寶象國報上番王番王道姜金定不過一女將尚肯捨身報國左右丞相併總兵不合賣國欺君着鎮撫司監候俟姜金定得勝回來押赴市曹處決姜金定領了本部兵馬逕到荒草坡前等待師父却說師父羊角道德真君許了姜金定下山去殺退南兵心裏想道兵凶戰危事非小可况兼南朝來到西洋隔了八百里軟水洋隔了五百里吸鐵嶺這個道士這個和尚若不是個有本領的焉能至此我却有個道理先得一個人做個先鋒探他一探看他本領何如次後到我上便有個斟酌只還有一件來須得個形容古

怪相貌蹊蹺的做個先鋒總唬得人動正在躊躇之時只見崖下  
一個小道童兒身長三尺髮長齊眉聰俊無雙舉止端重祖師心  
裏想道這個小道童兒到有些仙骨不免這個先鋒就安在他的  
身上罷好祖師叫一聲皆下走的甚麼人道童答應道弟子是無  
底洞祖師道你怎麼叫做無底洞道童說道弟子自家也不知  
道只是傳聞道弟子初生之時不見父不見母却在龍牙門山洞  
裏爆將出來當得一個樵夫拾着那樵夫低頭一看其洞極深無  
底樵夫就叫我弟子做個無底洞真君道誰叫你到我這個山上  
來無底洞道只因樵夫早喪弟子身無所歸故此投托門下真君  
道你在我的山上幾年了無底洞道已經在此六年了真君道曾  
學此甚麼本領麼無底洞道弟子本領一分也不曾學得真君道  
你既一分本領也不曾學得你在我山上所幹那一門無底洞道



脫去凡胎芝草暖霞浮露綵

羊角仙計安前部



化成兵仗藕絲秋水拂霜痕





弟子在此山上挑了六年水。燒了六年火。澆了六年松樹。這就是弟子所學的本領了。真君道似此說來。這六年之間。多虧你了。無底洞道。怎麼說個虧弟子。只是自今以後。望師父教誨。待弟子先磕幾個頭。真君道。不消磕我的頭。你到後面玉皇閣上。對了三清老爺。那上四個頭來。我這裏即時傳授些本領與你。天下人學本領的心。那一個不勝。無底洞聽知師父要傳本領與他。辭了師父。竟奔後面玉皇殿去。去到山後。果見三間大殿。門外有一座白玉石砌成的欄杆。外是一條金水河。滴溜的一泓清水。殿門是硃紅漆的。欄扇。上是金獸面的吞環。殿上都是碧瓦雕梁。兩邊都是挑簷象鼻。進得殿來。果見上面坐的是上清玉清太清三位祖師。兩邊坐的都是此三十六諸天七十二尊者。中間供案上兩

道紗燈兩路淨瓶。一座大香爐香烟不絕。下面供獻着三杯仙酒。三枚青東兒。無底洞回是師父許了傳他本領。已是歡喜。却又看見這個宝殿清幽。越加歡喜。跌倒身子就磕了四個頭。起來就走。却又想一想。說道。這供獻的是我師父的仙酒。這仙酒飲一杯與天同壽。髮白轉黑。齒落重生。永遠不死。我每常伏侍師父之時。看見他飲這個酒。我聞得他一陣香。我喉嚨裏面就是猶抓的一般。擦爬不得。飲上半盃兒。今日我來磕頭。却遇着這個仙酒。豈不是天假良緣。難逢難遇。况兼此處幽靜。又沒有個人兒。瞧着何不偷喫了他的。以得長生也。強似學甚麼本領。纔要動手。心裡又想道。倘或師父知道。却又枉了我六年挑水燒火的辛勤。正在籌度。忽然間一陣風來。吹得那仙酒清香撲鼻。而過無底洞。饑病發了。願不得甚麼。師父不師父。一手取過一鍾來。一口直乾到底。却没有



甚麼下酒的取過一個青枣兒來。一口一轂。這一杯酒下去。好不快活也。正是

一任光陰付轉輪 平生嗜酒樂天真 笑吞竹葉杯中月

香馥桃花甕底春 彭澤縣中陶靖節 長安市上謫仙人

羊角半山千日醉 直眠無底洞通神

却說無底洞飲了這杯仙酒。越惹得喉嚨癢了。忍不住的饞頭兒。却把那兩杯酒都斷送了。他的把那兩枚青枣兒都結果了他的。方纔要轉前山去見師父。怎奈兩隻脚不做主。撲的一聲响。跌在地上。昏沉沉的。軒响如雷。過了半日酒纔醒。一會兒扒將起來。搥胸跌脚的說道。哎。師父叫我磕了頭。轉去教我本領我怎麼。在此貪其口腹。悞了大事。恨上面聲急。坐裏就走。副總的走了兩三步。只見渾身上下。就如馬駝子鑽一般。也說不尽的癢。抓了抓

兒。越搥越癢。無底洞心裏想道。似此癢上。酥上。怎麼去見師父。這玉欄杆外。到有一泓清溜溜的清水。不如下去洗澡。一番再作道理。脫了衣服。一個澡洗。洗得好不快活。那里再有半點兒癢氣。罷無底洞心裏想道。明日過夏時。再來洗。一洗。跑上岸來。提起衣服。把隻左手去穿。只見鬮粟一聲响。左邊肋指窩裏撐出一隻手來。把隻右手去穿。只見鬮粟一聲响。右邊肋指窩裏撐出一隻手來。把個無底洞。就唬得魂不附體。魄不歸身。說道。敢是我不合偷飲。供酒。三清老爺見罪。撐起我兩隻膀子來。似這等節外生枝。怎麼去見師父。道猶未了。只見左邊肩窩兒裏鬮粟一聲响。左邊撐出一個頭來。右邊肩窩兒裏鬮粟一聲响。右邊撐出一個頭來。左邊的頭像朝着右邊的頭說話。右邊的頭就像朝着左邊的頭說話。中間一個頭。照左不是照右。不是無底洞。越加心慌意亂。安身不



住走到玉欄干外清水裏面去照一照恰好全不是自家的模樣了。三個頭就有三張口。三個鼻子。三隻耳朵。六隻眼睛。六道眉毛。又有十二個獠牙。生在口上無底洞跳上兩腳說道。哎。今番却主。這許多的帽兒戴。平時間一副臉皮尚且沒有。帽兒戴如今三個頭那裏去討。副臉皮那裏去躲。這許多的人。平時間一張口尚且沒有。飯喫。這如今三張口那裏去討。這許多的飯喫。平時間一口牙齒尚且沒有。甚麼齧得如今十二個獠牙。那裏去討。這許多的齧。却不是主我餓死也。再照一照。只見頭髮都是紅的。無底洞說道。今番是個紅孩兒了。再照一照。只見三個頭都是靛染的。無底洞說道。今番又是個藍面鬼了。似此模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怎麼去見我的師父。怎麼去見我的朋友。心中煩惱把三個頭搖了一搖。竟听得忽刺

一聲响。如天崩地塌一般。全然不由無底洞了。平白地往上一長。就長得身高三丈。三個頭。四條臂膊。無底洞道。我這回是個甚麼樣人品。欲待不見師父。我這等身長。腳長。頭多。手多。那裏去討衣裳。那裏去討飯喫。欲待去見師父。我這等身長。手長。頭多。口多。又不像個人模樣。只一件來自古道得好。醜媳婦免不得堂上見公姑。我不免還去請教師父。叫他收我轉身。來到前殿。三丈長的身子。那裏有這等可體衣裳。只得把些舊衣服遮了前面。不使之處。三丈長的人。那裏有這等的高大門扇。只得低着頭俯伏而入。見了師父。滿口叫道。師父可憐是我弟子。捨福救我。第二罷。平道。德真君只作一個不知。喝聲道。這是個甚麼鬼王。敢進我的寶殿。快上的叫過黃巾力士來。你與我把他打下陰山背去。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無底洞慌了。連聲叫道。師父。我不是甚麼鬼王。我不是



甚麼鬼王。真君道：你不是鬼王，你是那個無底洞。說道：弟子是六年挑水掃地，灌松樹的無底洞。真君道：你既是無底洞，怎麼這等一個模樣。無底洞道：是弟子到玉皇閣下去磕頭，不合偷喫了三清老爺面前三杯酒，三枚青棗兒。真君道：你有酒喫，有棗兒喫，就做這等的模樣。無底洞道：不是做模樣，只因酒醉之後，渾身發痒，是弟子到金水河裏作了一個浴，跑上岸來，左邊肋指窩裏一聲響，左邊撐出一隻手來，右邊肋指窩裏一聲響，右邊撐出一隻手來，左邊肩窩裏一聲響，左邊撐出一個頭來，右邊肩窩裏一聲響，右邊撐出一個頭來。三頭四臂是了，怎麼又有這等長哩。無底洞道：弟子只把個頭兒搖了一搖，只聽得天崩地塌一般，也全然不由弟子的主張。一長就長到這個田地，如今做出這一場醜來。金杖師父救援，真君道：你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那個酒連

我們也不敢惹他，你怎麼去喫他。喫了他不至緊，永世不得人身，只好在陰司之中，做個惡鬼。無底洞聽知他永世不得人身，就放聲大哭，說道：老爺，可憐見弟子在這個山上六年，也是伏侍老爺一場，望乞高擡神力，救援殘生。羊角道德真君看見他哭的悽慘，却纔把個真情對他訴說，說道：徒弟，你不要慌。無底洞道：怎麼叫弟子不要慌。真君道：我如今要下山去，和南朝的道士和尚提刀賭勝，缺少了一個前部先鋒。無底洞道：缺少先鋒，與弟子不相干涉。真君道：是我將你脫了凡胎，換了仙體，充為前路先鋒，擒拿道士和尚。無底洞道：既是師父有這許多的情由，何不直對弟子所說，免得弟子喫了這許多的驚疑。真君道：此是超凡入聖，何必驚疑。無底洞道：怎麼三杯酒，三枚青棗兒，就會超凡入聖。真君道：三杯仙酒，乃是三個仙體，你三個頭，便是三枚青棗兒，是三股仙氣。



你兩股氣從傍而出。却就撐出兩隻手。你一股氣從直而上。却就撐得這等三丈之長。無底洞道。我的四大。如今在那裡。真君道。有個時候。你親自看見。無底洞道。師父怎麼救取我轉來罷。真君道。你再到金水池裏。作一浴來。我這裏就有個法兒。和你解救。無底洞。聽知與他解救。他心中大喜。連忙跑到山後。只見金水河中。水面上幌着一個死屍。無底洞。喫了一驚。近前去。作一看来。原來就是他的色身。他心裏想道。既是我的色身在此。何不下水去走一遭。見一則是澡洗仙身。師父好來解救。二則是取上色身來。還他一個。理道理。跑將下去。那裏有個色身。洗了一會澡。復上橋來。三頭還是一個頭。四臂還是兩隻臂。無底洞。還是一個無底洞。再去參見師父。師父道。今番可好哩。無底洞道。我的還是我的。豈有不好之理。真君道。收拾下山去來。無底洞道。弟子今番見了

本相。怎麼又做得先鋒。真君道。你到交戰之時。大叫一聲。師父。把個身子。兒望上弓一弓。還是三頭四臂。還是三丈之長。無底洞道。我若是三頭四臂。三丈全身。我把南朝的人馬。直殺得他隻輪不返。片甲不回。真君道。你明日上陣之時。現了三頭四臂。三丈全身。唬得南朝將官。跌下馬來。你切不可壞他。待姜金定去拿他。別有個道理。無底洞道。怎麼不可壞他。真君道。你若壞他。便傷了我。殺戒之心。狂了我。千萬年修煉。無底洞道。謹依師父嚴命。不敢有違。羊角道德真君。收拾一班寶貝。張滿一口花籃。帶領無底洞真人。排備下山。廝殺。不知此去。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二指揮獲敵行者

張天師三戰大仙



陣上鷹兒  
四臂三頭  
身兒丈

二指揮  
凌敵行者



仗前虎將  
單鎚獨鎗  
馬隻飛





詩曰

山人騎鹿雲中行 手拾翠華養玉英 欲捫星辰辨南北  
紫霄峰上坐吹笙

野客尋真跨鹿行 洞天寥廓秋雲晴 布袍草履無相問  
嘯弄干戈夜戰征

却說羊角道德真君。頭戴着冲天如意巾。身穿着綠潑藍救袖。腰繫着水火雙環帶。脚穿着鞞鞞紫麻鞋。還有一張太阿寶劍。還跨一隻八叉仙鹿。帶領了無底洞真人。分付了衆弟子。撇了羊角洞。辭了羊角山。駕起一朵祥雲。望空而起。頃刻之間。就是金蓮寶象國。好個真君。按落雲頭。竟到荒草坡下。只見姜金定走近前來。俯伏在地。說道。有勞師父遠來。未曾迎接。上待不周。望乞恕罪。真君道。姜徒弟。你過來聽我說。姜金定跪着說道。師父有何分付。真

君道。兵不厭詐。將貴知幾。今日是個頭陣。不可輕易造次。姜金定道。須煩師父指教一番。真君道。若是你先出馬。南朝將官怕怯。于你不肯領兵前來。莫若先將無底洞出馬。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因他幾員將官過來。先滅他一場。威風先掃他一個。桃子却待我來。多搬出幾番本領。活捉僧人。生擒道士。與你成功。姜金定道。多謝師父指教。感謝不盡。羊角道德真君。叫聲無底洞何在。無底洞應聲道。弟子在這裏。真君道。你到沿海地面。南軍陣前。高聲叫道。那一個強將敢來出馬。敢與我交鋒。看他那裏是個甚麼將官來。你便抖擻精神。與他交戰。無底洞說道。弟子空看一隻手。怎麼與他交戰。真君道。我自有兵器與你。無底洞道。願借兵器來。羊角道德真君轉身到水火花籃之內。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來。拿在手裏。說道。你過來。我把這個兵器交與你。無底洞看了。微上而笑。說道。



師父差矣。這個葫蘆只好盛藥。怎麼教我拿去當鎗當刀。真君道：「你看來只說一聲看。」就把一個葫蘆拿在手裏吹上一口仙氣。喝聲道：「變！」即時就變做丈八長的一桿柳葉神鎗。遞與無底洞無底洞。接了這一桿鎗。飛星就走。真君道：「你轉來。我還有事分付你。」無底洞道：「師父你好掃人的興。真君道：「你謹記得臨陣之時。要叫師父無底洞說道：『曉得我做徒弟的。不叫師父敢叫別人。』即時拽鎗出陣。高叫道：『南朝是那一個將官。敢來和我廝殺。』一來一往。叫上叫下的。早有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說道：『番國裡走出一個小道童來。身長三尺。髮跡齊眉。手裏拽着一桿長鎗。聲上叫道：『討戰討戰。三寶老爺道：』料一小道童能有多大的本領。傳下將令。說道：『誰敢出陣。擒此道童。』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員將官來。應聲道：『末將不才。願單鞭出馬。擒此道童。』老爺道：『你姓甚名誰。』現任何戰來。」

將道本姓沙名彥童。原任南京錦衣衛鎮撫司。正千戶之職。末將祖籍出自西域。田田極知西番的條細。老爺道：『有甚麼條細。』沙彥童道：『西洋地面多有草仙。木仙。花仙。菓仙。又有一等雷師。雨師。風師。雲師。又有一等山精水精。石精。各樣的妖術。也不計其數。』這個小道童一定是個甚麼怪物。三寶老爺道：『你出陣時務在小心。不可疎畧。』沙彥童應聲道：『末將知道。』即時綽鞭上馬。你看他。

上世功勳滿鍾鼎 後昆風骨總侯王 金鞭响處無強敵 立地妖兒束手降

却說沙彥童單鞭匹馬。竟奔陣外。來到荒草坡前。果真見一個小道童。身不滿三尺。髮跡齊眉。手執長鎗。高聲叫道：『來者何人。願留名姓。』沙彥童說道：『吾乃南朝總兵官王爺麾下正千戶沙彥童。的便是。你是那裏黃毛小犬。山野的畜牲。敢在這裏胡言亂語。驚。」



動我大明人馬。你從實說來。你還是那一國差來打探我寶船細作萬事。皆休。若還亂道。你看我手裏吞雲吸霧紫金鞭。教你目下就喪殘生。他特悔之晚矣。那小道童大笑了一聲。說道。我實告訴。你罷我非別國所差。我乃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的徒弟。謹奉師父嚴命。來取你南朝將官的首級。你不如早上的下馬受降。免受兵刀之苦。沙彥章大怒罵道。這等一個小毛虫。敢開這等的大口。敢說這等的大話。舉起鞭來照頭一鞭。那無底洞原本等不是個輪鎗舞劍的。却沙千戶的鞭。又來得克他措手不及。只苦了個頭。攔了一鞭。打得個頸臍子。只是一觸。忍不過疼。叫上一聲。師父救命。哩。那曉得這一聲。師父正叫得合了。搯立地。時間就長出三個頭。四個臂。就長成二丈多長。就長成硃砂染的頭髮青靛。奎的臉子。好不怕人也。沙千戶反喫了一驚。收神不定。不覺的失

下馬來。失下馬來。不至緊。早被些番奴撮上。美上。撮美去了。正是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犬欺。沙千戶沒奈何。只得隱忍。再團後功。羊角真君。以喝道。只可拿人。不可傷人性命。却說無底洞。又到南朝陣上。高聲大叫的。說道。要生擒道士。要活捉和尚。總兵老爺聞之。問道。沙彥章出陣何如。報事官回復道。沙彥章中了小道童之計。已經活捉去了。總兵官大怒。說道。這等一個三尺童子。輸陣與他。怎叫做個過海。怎叫做個取番。即時取過令箭一枝。折為兩段。說道。你們將官。拿不住這個道童。取不得這個金蓮寶象。國罪與此箭同。衆將官看見總兵老爺發怒。生真。那一個不戰兢兢上。那一個不披掛上馬。早有一員將官。現任南京金吾前衛都指揮。金天雷。身長三尺。膀闊二尺二寸。不戴盔。不戴甲。全憑手裏一件兵器。重有一百五十斤。叫做個神見哭。任君鏢。總兵官未及



分付。早又閃出一員將官。現任南京豹韜右衛都指揮。黃棟良。身長一丈二尺。膀闊五尺。紅札巾。綠袍袖。黃金軟帶。鉄菱角包。跟使一條三丈八尺長的鬼見愁。疾雷鎚。總兵老爺看見這兩員將官。雖則是一個長。一個矮。其實的

一般勇猛。無二狎狎。都則是操練成的武職高強。那些

個揀選過的身材壯健。神見哭的任君鑿怕甚麼。甲伏鱗明

鬼見愁的疾雷鎚。誰管他刀鎗鋒利。騰上殺氣。你上我上

同時賽過六丁神。凜上英雄阿上儂上。一地撇開三面鬼

簷廟處喝一聲响。令似雷霆。馬到時撐兩道眉威如熊虎

長的長。窈窕撞着開路先鋒。暗說甚麼你的長。短的短。婆娑

遇着土地老子。你說甚麼暗的短。正是重上戈戟寒冰雪

因上旌旗燦綺霞。九里山前元帥府。昆陽城外野人家

總兵官老爺說道。諸將出馬。敢有疎虞。軍法從事。這兩員將官。各應道。一聲是。早已跨上馬。奔出陣前。只見還是那一個小道童。身長三尺。髮跡齊眉。手裏拽着一桿長鎗。口裏叫道。南朝有那一員強將。敢來與俺廝殺。金天雷一時怒發。從左角上。雪片的任君鑿。剗上前去。黃棟良從右角上。雨點的疾雷鎚。打上前去。一個剗將去。一個打將去。自古道。好漢不敵兩。莫說個無底洞。會得支持。口裏連聲叫道。師父救命哩。師父救命哩。立地時節。就長出三個頭。四個臂。就長成三丈多長。就長成硃砂染的頭髮。就長成青靛染的臉子。金天雷吆喝道。黃指揮。那管他三頭四臂。我和你只是剗他娘。黃棟良叫金指揮道。那管他甚麼青臉獠牙。我和你只是打他娘。一個剗一個打。打得個藍面鬼沒處安身。藍面鬼走過左。左邊剗得亮。藍面鬼走過右。右邊打得亮。只當兩個鍾馗。攢着一個



小鬼羊角道德真君看見喫了一驚。心裏想道：南朝將勇兵強，不當小可。我今番差起了這個主意。姜金定站在真君身傍，說道：師父快救師弟哩。好個真君，拿過水火花籃兒，取出一件寶貝，念動真言，宣動密呪，把個寶貝望空一撇，只見滿天飛的，都是些明幌幌的鋼刀。那一天的飛刀，吊下來，也不計其數，虧殺了南朝兩員大將。一個任君鏢，一個疾雷鎚，把那飛刀，就打做個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羊角道德真君，只是口裏打噴嚏，沒奈何，收了飛刀，接了藍面鬼。南朝二將策馬而回，只是兩個馬帶了些傷，一個傷了後腿，一個傷了尾巴。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總兵老爺大喜，說道：威武不能屈，這纔是個將官的道理。道猶未了，那三尺長的小道童，又來討戰，口裏不知高不知低的，說道：要生擒道士，要活捉和尚，總兵老爺說道：須得天師，纔有個結束。還他，即時

請到天師。天師道：這小道童，元是個甚麼來歷。總兵老爺道：前日之時，多蒙天師道力，退了妖婢姜金定。這如今又是姜金定，請到甚麼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這真君原是姜金定甚麼師父，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先着這個小道童做個前部先鋒，會弄三頭四臂，青臉獠牙，唬嚇人取勝。先前千戶沙彥章被他捉去，後來金指揮黃指揮，二人出馬，已自有個贏手。又被羊角真君滿天的飛刀，遮頭撲面，以此上二將不能取勝。如今小道童又來討戰，坐名要天師對陣，故此冒竇尊顏，請憑示下。天師道：此等妖道，何足為奇。貧道家傳，自漢朝到于今日，歷過多少朝代，見過多少法師，莫說頂冠束帶的，就是三歲娃娃兒，也曉得神通也，曉得變化。莫說受生為人的，就是雞豚鵝鴨，也會通神，也會變化。總兵老爺道：似此說來，絕妙。上上。須煩天師一行。天師道：貧道就行。即時出馬。左



儒符一紙歸來獨禮斗前燈

張天師三戰大仙



宝剑七星飛去不須雲外鶴





右列看兩桿飛龍旗。左邊是二十四名樂舞生。細吹細打。右邊是二十四名道士。伏劍捧符。中間一面坐纛。上寫着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十二個大字。門旗隱上。一個天師。坐着一匹青鬃馬。却說那個小道童兒。看見一簇人馬。擂鼓搖旗。就要廝殺。也不管他是個甚麼人。掣過那一桿火尖鎗。劈胸就是一鎗。天師一袖拂開了鎗。一手舉起七星寶劍。望空一撇。主意來取道童的首級。那曉得羊角道德真君。閃在半空中。雲頭裏面。把個寶劍接住了。天師看了半日。不見個七星寶劍下來。只見那個小道童現出三頭四臂。三丈全身。珠紅頭髮。青臉獠牙。三個頭。就是三張口。口上說道。要捉天師。四隻手。就是四桿鎗。上上奔天師。天師到也好笑。沒奈何。只得跨上青龍。騰空而起。騰空而起。不至緊。却又劈頭撞着羊角道德真君。高叫道。那裏走。天師道。你是個甚

麼人。敢來攔我的去路。真君看見天師來得兇。却不敢輕易。連的拿過水火花籃兒。取出一個寶貝來。這寶貝不是小可的。却是軒轅黃帝頭上一個頂陽骨。團上圓上。如鏡子之狀。他衝着一股太陽真精聚而不散。背後有五岳四瀆。面上有社稷山川。明照高里。卽如皓月當空。憑你是人。是鬼。是神仙。舉起來一照。卽時現出本形。凡是呼風喚雨。駕霧騰雲。見之卽止。凡是驅神遣將。五國三推。見之卽退。任是移星轉斗。擎天手。也要做個懵懂癡呆。鍾離人這寶貝。名字叫做軒轅鏡。羊角道德真君取出這個鏡來。打一照。天師沒奈何。也自現了本相。連人連草龍都吊將下來。下面又撞着姜金定。日月雙刀。藍面鬼火鎗三桿。天師看見到也好笑。沒奈何。只得丟下一根束髮玉簪兒來。那簪兒。颯地一聲响。化作一條白龍。馱着天師下海而去。却說羊角大仙得了頭陣。滿心歡喜。跨



看八叉神鹿。伏看天曹寶劍左邊一個姜金定日月雙刀。右邊一個無底洞火鎗三桿。成羣結黨。徑上來。高聲叫道。你既是天師。怎麼敗陣而走。再有本領。敢來戰麼。天師道。這個妖畜。如此無禮。搥突於我。即時出馬。也不用飛龍旗。也不用皂坐。蠶也不用樂舞。生也不用甚麼道士。車騎着一疋青鬃馬。仗着一口七星寶劍。高聲罵道。那騎鹿的草虫。那三頭的惡鬼。虧了你們好厚臉皮。人生在天地之間。秉陽精而為男子。男正乎外。夫者妻之綱。豈可以區區男子六尺身材。反被一個妖婦所感。反為一個婦人指使。巾幗之辱。撻于市朝。何況于你男女溷雜。晝夜不分。成一個甚麼道理。縱有大功。難收此耻。羊角仙人。聽知這一席話兒。心主老大的沒趣。只是勉強答應道。你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反來搖唇鼓舌。惑亂我的神机。道猶未了。姜金定在左壁廟輪動。日月雙刀。竟奔到

天師的面上。右邊監面鬼。掣過三桿火鎗。竟奔到天師的身。天師急架相迎。前面羊角仙人。又是劈頭的寶劍。天師那一日七星寶劍。

一冲一撞。說甚麼李天王降妖魔於曠洞之野。一架一迎。那數他獨帝神收。魁軀於陰山之前。鎗的鎗。刀的刀。劍的劍。管教他難尋半點空閑。撒處撒捺處捺。長處長。到底是不爭分毫。羞懣。一任他一二三抖擻。威神恁般的喊聲震動。但憑俺七八九設施。武執全不見戰馬咆哮。劍舞八方。儼然是個乾坎。良震巽。离坤。允之位。威生八面。竟然打破他休傷。杜絕驚開生死之門。風行雷令。就是須弥山。即如芥子。何愁他鉄壘金城。火速符飛。縱然大羅殿。就在目前。豈惧你兇神惡煞。誰不道我龍虎山龍虎。衙龍虎。真人統領着貔貅百萬。却笑



你小西洋羊角山羊角洞羊角草仙牽連的麀鹿一班。正是  
走入邊崖石逐斜。無端魍魎肆揄挪。豈同三戰劉先生。  
直是鍾馗把鬼拿。

却說羊角仙人看見張天師來的不善，轉身取過水火籃兒，拿  
動寶貝。天師眼兒又快，早知其意，即時取出一道飛符，放在寶劍  
頭上燒了。念了兩句，喝了一聲，早有四個天將站在面前。及至羊  
角真君又取出那個軒轅鏡來，實指望天師照依前番落馬不曉  
得天師到，不曾落馬。恰被黑臉獠牙的趙元帥照頭一鞭，打得個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好個趙元帥，左一鞭，右一鞭，左邊姜  
金定慌了，隨着鞭稍兒一道火光入地而去。右一鞭，右邊無底洞  
三個頭兒，只剩得一個四隻臂，只剩得一隻，拽着鎗六命而跑。天師  
謝了天將，得勝回來。元帥老爺道：「多蒙天師道力，殺退此賊，但此

賊一日不擒，此國一日不服。設何計以擒之？」天師道：「今日天晚，尚  
容明日。貧道再作一個處置到了明日。」不待天師出馬，那個羊角  
仙人又領了姜金定、藍面鬼陣前討戰。天師今番拿定了主意，方  
纔出馬。羊角仙人見了天師，一口寶劍斜撒而來。天師七星寶劍  
急忙架住。一上一下，一往一來，兩個人正戰在酣處，只見左肋下  
姜金定斜刺裏日月雙刀滾將來。左邊就有一個天師，一口七星  
寶劍車戰姜金定。兩家正戰在酣處，右肋下三頭四臂鬼斜刺裏  
三桿火尖鎗刺將來。右邊就有一個天師，一口七星寶劍車戰三  
頭四臂鬼。正戰在酣處，羊角仙人高叫道：「好道士，你會分身法，偏  
我不會使個分身法麼？道猶未了，一個就是十個，十個就是一百  
個。天師高叫道：「好草仙，你會分身法，偏我不會使個分身法麼？大  
師也是一個分十個，十個分百個，先是一百個羊角仙人，已是塞滿



了黃草坡前。今番又添了一百個張天師。就把個荒草坡圍得密密層層。上。上。喝。上。一百個羊角仙人。一百口飛刀。一百個張天師。一百口七星寶劍。混殺做一獸兒。也不見個高低。也不分個勝負。羊角仙人心裏想道。兩家只聞個分身之法。何足為奇。少不得還要拿出寶貝兒來耍他。一要。一手提着水火花籃。一手摸着寶貝。天師的神眼。豈當等閒。先前就看見了。急忙的劍頭上。燒了飛符。喝聲到。羊角仙人。拿出那個軒轅鏡的寶貝兒來。打一照。兩家子都收了分身法。仙人即時跑向前來。指望把天師拿住。那曉得左邊猛空的撲地一聲响。轉頭看時。只見左邊站着一個三隻眼。拿火磚的大漢。掣將水火花籃兒去了。未及開口。右邊猛空的也撲的一响。轉頭看時。只見右邊站着一個鐵幘頭。拿鋼鞭的大漢。一手掣將軒轅寶貝兒去了。未及轉身。那兩個大漢。駕起一朵祥雲。

騰空而起。羊角仙人也自騰空而起。兩頭要拿去。一個要搶。才三個。人絞作一堆兒。在半空之上。却說去了。羊角仙人。止剩得一個。姜金定。一個藍面鬼。這兩個怎麼是天師的對手。天師把個嘴兒拱一拱。那兩個就是釘上了的一般。天師對着左邊喝一聲道。賊婢。你的日月雙刀。怎麼不舞。姜金定把個眼兒。丑兩隻。只是動不得。也沒奈何。天師又對着右邊喝一聲道。小鬼。你的火尖三桿鎗。怎麼不戳。藍面鬼把個眼兒。瞪兩瞪。只是動不得。也沒奈何。天師道。相煩。關元帥與我拿他過來。只見關元帥圓睜鳳眼。倒豎蚕眉。怕他甚麼。姜金定怕他甚麼。藍面鬼少不得一條索。天師辭了天。將解上兩個賊頭。獻上中軍帳。元帥麾下。三寶老爺道。你兩個是甚麼人。一個道。俺是金蓮寶象國女將姜金定。一個道。俺是羊角大仙徒弟。無底洞三寶老爺道。你兩個人少不得一死。只一件來。



死於王事。不失為忠。姜金定道。既是女將們盡忠。元帥這裏理合  
什放罷。三寶老爺道。怎麼什放得你。自古道。在商為義士。在周為  
頑民。三寶老爺又有此蕩氣。呼聲左右的。每人賞他酒一瓶。肉一  
肩。與他一個醉飽而死。姜金定頭也不轉。藍面鬼一口一瓶酒。一  
口一肩肉。左右道。你怎麼喫得這等快哩。藍面鬼道。你豈不曉得  
我。是個無底洞。左右道。這一位怎麼不喫。藍面鬼道。他是個女將。  
軍。洞有底。左右道。既是無底。怎麼會陷人哩。藍面鬼道。正叫做個  
有底。陷人坑道。猶未了。一枝令箭下來。着伴囚解到帳下。三寶老  
爺道。押出轅門外。梟首示衆。王尚書道。且慢。老爺道。怎麼且慢。王爺  
道。下鼓斬首上戟。輸心。今日梟首之時。也要他心服。老爺道。怎  
見他心服。王爺道。要他各人供一紙狀。看他心下何如。老爺道。王  
爺先兒說的就是。即時責令兩個伴囚各人供伏一紙。老爺道。你  
兩人今日之死。各人心服不服。兩個人齊聲答應道。心服。老爺道。  
你兩人既是心服。各人供上一紙狀來。姜金定道。女將不知道。狀  
是怎麼樣供。老爺叫聲左右的。取出供狀式樣來。與他看着。姜金  
定看了。供說道。

供狀人。姜金定。係金蓮寶象國總兵官。姜老星忽賴之女。供為  
違抗天兵。自取罪戾事。中國有聖人。萬知來享。天兵西下。自不  
合鞠旅陳師。違抗不順。以致戰敗。擄俘。理當梟首。逆天者亡。夫  
復何辭。所供是實。

藍面鬼供說道

供狀人。無底洞。係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徒弟。供為  
妖邪煽惑良民。自重罪惡事。王者四海一家。以榻邊豈容野睡。  
自不合倡妖惑衆。抗拒天兵。以致人國。兵傷財盡。是誰之過。款。



妖言者斬。親于其身。為不善。罪何可逃。所供是實。

三寶老爺看了供狀。說道。這兩人果真心服。王爺道。得他心服。纔是個王者。順天應人之師。旗牌官狎赴轅門外。梟首。一個人一刀。只見姜金定一刀。一道黑烟。撲天而去。藍面鬼一刀。一段白氣。騰地而去。旗牌官報上中軍帳。三寶老爺道。快問天師。不知天師有何高見。曉得他是個甚麼。脫壳金蟬。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長老候中喻魂瓶 破瓶走透金長老

詩曰

為問西洋事有無 猱獒女將敢模糊  
猱獒強梁竟作俘 可汗頭顱懸大白  
防風負固終成戮 閼氏妖血濺瓊瑜

仟君慣脫金蟬壳 難免邊俘獻帝都

却說三寶老爺聽知轅門外刀下不見了人。一時未解其意。請問天師。天師道。黑烟是火圍。白氣是水圍。三寶老爺不信。說道。既是他會水火二圍。怎麼初然肯受縛。而來。怎麼末後肯寫供狀。王尚書道。似此綁縛。怎麼得脫。天師道。二位元帥不信。即時就見分明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所有妖道。身騎着八叉神鹿。手持寶刀。帶領姜金定。藍面鬼。還有一枝番兵。番馬聲。吶道。放火烧船。張天師不在心上。單要生擒金碧峰長老。原來羊角仙人是個仙籍。上有名的主兒。就是馬元帥。趙元帥。未擅便。總然爭鬧一場。水火藍軒。轆鏡。俱已付還他了。故此他又下來討戰。三寶老爺道。果真的這些番狗。死而不死。着實是不好處。他天師道。此時天晚。莫若擡將免戰牌出去。俟明日天曉。再作道理。却說羊角仙人看見了。



煉性功成石屋丹光砂夜走

長老懼冲哈喇魂瓶



喻魂瓶轉理壇紫氣劍秋橫



出家西洋記

卷之六

二二



免戰牌高叫道。你們有耳朵的聽着。我們今晚且回。明日來。軍要  
你甚麼金碧峰出馬。其餘的到不來也罷。三寶老爺聽知他這等  
吆喝。心上老大的喫力。到了明日早上。請出王尚書來。大家計議  
王爺道。今日妖道再來。我和你說不得了。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還只在國師身上纏好。不然連我等的性命都是難逃。道猶未  
了。妖道又來討戰。不要別人。坐名要金碧峰長老。王爺道。說不得  
了。只得拜求國師老爺道。見教的極是即時相見國師。國師道。連  
日勝負何如。三寶老爺道。這個金蓮寶象國如何。這等費手也長  
老道。怎麼費手。老爺道。前日有幾員番將。武秩頗精。神通頗大。仗  
憑朝廷洪福。國師佛力。俱已盡于學生的帳下。諸將之手。故此不  
曾敢來驚煩國師。近日出一女將名喚姜金定。雖是一個女流之  
輩。賽過了那七十二变的混世魔王。好利害哩。好利害哩。多虧了

天師清淨道德。敗了他幾陣。不料他到個甚麼羊角山。羊角洞。請  
下個甚麼羊角道德真君來。那真君騎一隻八叉神鹿。仗一口飛  
天寶劍。帶領了一個小道童。三頭四臂。一手就伸有三丈多長。珠  
砂染的頭髮青。靛塗的臉兒。遭番廝殺來。諸將不能取勝。昨日天  
師三戰妖道。雖不曾大敗。却也不能大勝。今日妖道又來討戰。口  
口聲聲不用他將交鋒。坐名要國師老爺出馬。故此俺學生輩不  
識忌諱。特來相懇。長老道。善哉。上上貧僧是個出家人。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怎麼說個出馬二字。就是平常間掃地也。恐傷殘蟻命。  
飛蛾可惜紙糊燈。三寶老爺心裏想道。國師這個話是個推托的  
意思。王尚書心裏想道。國師退托。我們下西洋的事。就有些毛巴  
子樣兒。只有馬太監在座。到是個肯說話的。他說道。既國師不肯  
出馬。不如暫且寶船回京。奏過萬歲爺。再作道理。長老道。阿彌陀



佛怎麼暫且回京。馬公道用兵之道。進退二者。今日既不能進前。莫若退後。若做個羝羊觸藩。進退兩無所據。那時悔之晚矣。長老道。阿彌陀佛。你們都不要慌。待貧僧出去看一看。來看這仙家是個甚麼樣子。馬公道。看也沒用處。長老道。自古說得好。三教元來是一家。待貧僧看他看兒。不免把些善言勸解他。歸山去罷。馬公道。道士乃是玄門中人。不比釋教慈悲方便。倘或他動了火性。饒你會說因果。就說得天花亂落。如紅雨。怎奈他一個不信。何他尊口。噉然律不知。不如依俺學生愚見。暫且回京的高長老道。欽承王命。兵下西洋。豈可這等半途而廢。待貧僧去勸解他一番。看是何如。長老站將起來。以個員帽旋了一旋。把個素衣抖了一抖。一手托了紫金鉢盂。一真拄着九環錫杖。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把個鬚抹了一抹。竟下個船而去。王尚書走向前來。問道。國師那

裏去。長老道。貧僧去勸解那個仙家。叫他轉回山去罷。王尚書道。你把自己的性命。都不當個性命。雖說你佛門中曾有捨身喂虎割肉飼鷹。那却是個朝元証果。你今日身無寸甲。手無寸鐵。傍無一人。光上乍兒。前臨勁敵。豈不是個暴虎馮河。倘或有此差池。怎麼是好。長老道。有個甚麼差池。王尚書道。國師忒看輕了。昨日天師帶領着許多人馬。况有令牌符水隨身。况有天神天將救護。况有草龍騰空而起。若大的本領。尚不能取勝于他。你今日赤手空拳。怪身而往。豈不是羊入虎口。自速其亡。依我學生愚見。還帶一技人馬。速壯軍威。還帶兩員將官。隨身擁護。國師你心下何如。長老低了頭。半晌不開口。心裏想道。天師雖則是外面擺列得好看。內裏見怎比得我的佛力。過了半晌。說道。貧僧也不用人馬。貧僧也不用將官。馬公道。師可用一疋脚力。長老道。貧僧也不用脚力。三



寶老爺道你們只管瑣上碎上。國師你去罷。全仗佛爺無量力。俺們耑聽凱歌旋。長老把個頭兒點了一點。竟下寶船而去。長老去了。馬公道國師此行不至緊。我們大小將官和這統十萬人馬的性命都在他身上。王爺道怎見得這些性命都在他身上。馬公道我們當初那曉得甚麼西洋。那曉得甚麼取寶。都是天師國師所奏。故此纔有今日。到了今日。王爺做滿園菓子。只看得他兩個人紅哩。昨日天師有甚大神通。也不能取勝。今日國師此去。又未知勝負何如。倘或得勝。就是我大明的齊天洪福。倘或不能取勝。有些差池。反惹他攻上船來。我等性命也是難保。王爺道老公之言深有理。只是這如今事出無柰。空抱杞人之憂。馬公道俺學生還有一個處置。王爺道是個甚麼處置。馬公道稟過元帥鄭爺。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前去打探軍情。若是國師得勝。報進營來。我們安排

金鼓旗旛迎接。倘或不能取勝。多遣將官。多發軍馬。助他一陣。若是國師微弱。被妖道所擒。叫他作速的報上船來。我們攪動划車。拽起鉄猫。捲滿風蓬。順流而下。回到南京。再作一個道理。王爺道先見你意下何如。王爺道此計悉憑元帥鄭爺裁處。稟過三寶老爺。老爺說道所言之者是。即時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前去打探消息。怎麼南朝的夜不收會到西洋。打探軍務消息。原來三寶太監是個回上出身。他知道西番的話語。他麾下有一枝人馬。專一讀番書。專一講番話。故此有這一班夜不收。善能打探消息。却說這五十名夜不收離了寶船。望崖上奔着。國師老爺就早已看見了。原來西番俱是些沙漠地界。無山林叢樾。無岡阜綿亘。五十名夜不收走得塵土迷天。故此老爺就曉得了。老爺心裏想道。這五十個人多應是元帥不放心。差下來打聽我的消息。只是俺却也要提



防他怎麼要提防他。我如今是個四大假相。前面羊角道士若是一個妖邪草寇。便不打緊。若是那一洞的神仙。或是那一代的祖師。我少不得吊動天兵。少不得現出我丈六長的真相。少不得這五十個人看破了我。看破了我。不至緊。你也說道國師不是個和尚。是尊古佛。我也說道國師不是個和尚。是尊古佛。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却就在我湧金門外。託生的功果。又且前面有許多的國。各國有許多的妖僧妖道。有許多的魑魅魍魎。張也。握我去。李也。握我去。我都去了。却教這些下西洋的將官功績。從何得來。損人利己。豈是我出家人的勾當。故此我也要提防他一番。好個國師。無量的妙用。把手望東一指。正東上吊將一位神將下來。朝着國師。遠佛三匝。禮佛八拜。鳳盔銀鏡。金帶藍袍。手裏拿着一桿一千二百斤的降魔杵。國師起頭看時。原來是個護法書。

朱皇帝駕下差來撫夷取宝正元帥。叫做甚麼三寶老爺。副元帥叫做甚麼王尚書。這兩個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果然是一正一副。道猶未了。又有一個小童報說道。來的寶船上。有一個道士。說是甚麼引化真人。號為天師。有一個和尚。說是甚麼朝朱皇帝親下龍床。拜他八拜。拜為國師。天師船上有兩面大書牌。一面牌寫着天下諸神免見。一面牌寫着四海龍王免朝。中間又有一面牌。寫着值日神將。開元帥壇前聽令。那國師又有好幾個道士。嘴小番道。頭上光乍。却不是個和尚。頭嘴上鬚蓬。却不是個道士。嘴。說道這國師。有折天補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懷揣日月。袖腿乾坤。天上地下。今來古往。就只是他一個。再也尋不出一雙來。番王道。你也不消說這許多閑話。你只說是南朝。



朱皇帝駕下差來的我自處左班閃出一個番官來。名字叫做  
個刺麻兒。說道我國水兵天下無敵。怕甚麼。南朝元帥怕甚麼。和  
尚道士道猶未了。右班閃出一個番官來。名字叫做個刺失兒。說  
道古語有云。來者不善。谷之有餘。既是南朝無故加兵於我。我國  
豈可束手待斃。伏乞我王作速傳令。總兵官令其練兵集眾。水陸  
嚴守。免致疎虞。番王道。二卿之言俱不當。刺麻兒說道。怎麼小臣  
之言俱不當。番王道。二卿有所不知。我國與南朝本和好之國。我  
父王存日。曾受他白馬金鞍。曾受他璘木金縷。寡人嗣位之時。雖  
不曾得他的白馬。却得他金縷龍衣。且莫說別的。來只說寡人的  
金章玉印。是那裏來的。只說國中斗斛丈尺。是那裏來的。還有一  
件。寡人的大行人出使琉球。遭風失事。他不利我的貨財。他不貪  
我的寶貝。尚且船壞了。得他補緝。食缺了。得他週濟。路迷了。得他

總沒處發洩。聽知道叫。他拿過和尚來。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  
邊生。掣起那一桿火尖鎗。飛過來直取金碧峰長老。長老看見他  
的飛鎗。戳到自家身上來。說道善哉。上上貧僧是個出家人。怎禁  
得這一鎗哩。好佛爺上的妙用。把個指頭兒畧節的指一指。那無  
底洞兩隻脚就如釘上了的一般。那無底洞一桿鎗就像泥團兒  
塑的一般。無底洞分明要走。脚兒難擡。分明要斫殺。鎗又不得起  
只得口上聲上。吆喝着師父救弟子哩。就叫出三丈長的全身來。  
就叫出三個頭四個臂來。就叫出硃砂染的頭髮藍靛塗的臉皮。  
來長老看來。笑一笑說道。好說道你是個人。你又不像個人。好說  
道你是個神。你又不像個神。好說道你是個鬼。你又不像個鬼。全  
不在長老心上。須臾之間。長老起眼一看。只見他頂陽骨上有三  
尺火光而起。長老心裏想道。此人不中相交的。把隻僧鞋在地上



出自瓶中鳳翥鸞翔光日月  
破瓶走透金長老



直來閣上龍吟帝嘯會風雲



卷之六

三



拂了一拂佛爺。衣袖裏面走出一個小和尚來。不上一尺二寸來長。光着頭。精着腳。一領小偏衫。數珠兒。一大索。朝着長老行一個問訊。說道。佛爺着弟子那壁廂使用。長老道。你與我把前面的無名鬼。退了。他。其人雖小。本事高強。走向前去。喝聲道。無名鬼。此時不退。等待何時。無底洞反笑起來。說道。吃乳的。姓。就。做和尚。小和尚道。油嘴。你還不退。要費我的手麼。卽時取出一尺二寸長的鉄界尺來。照着無底洞的孤拐上。撲。一界尺。打得個無底洞。跌番地上。四脚朝天。羊角仙人看見打番了他的無底洞。心上老大喫力。高叫道。好個出家人。恁的兇哩。焉敢就傷我徒弟。連忙的催動八叉神鹿。走近長老身邊。提起一口寶劍來。望空一撇。喝聲道。中。那口劍。先從下而上。復從上而下。竟照着長老的頂陽骨。砍將下來。長老把個指頭略節一指。那口劍。早已落在草地裏。羊角

仙人見之。大驚失色。心裏想道。這和尚不中看。却中喫。比看昨日。的。道士。老大不同。少不得也拿出那個寶貝兒來。會他一會。卽忙裏提過水火籃來。一手拿着軒轅寶鏡。望空一擲。這個軒轅寶鏡。宜真不宜假。長老丈六金身。那怕他照。只是長老本心是個真人。不露相。不肯把他照破了。連忙的把個手裏鉢盂也望空一擲。鉢盂上去。就把個軒轅鏡迎住了。不能下來。一個是佛門中天無二日。一個是玄門中國無二王。兩家子敵一個相當。長老收了鉢盂。仙人收了寶鏡。仙人心裏想道。這個和尚本領高強。不枉了南朝。朱皇帝拜他八拜。上為國師。我只是尋常的家火。要他不通。兵行。說道。不免安排個巧計。教他喫我一虧。纔見得我的本領。總不枉了姜金定請我下山。心上經綸已定。方纔開口。高叫道。金碧峰。我聞你是南朝護國的國師。一人之師。相。百官之領袖。巍。上手。惟你



為大惟你為師。你享這等的大名。還有些甚麼大本領麼。長老道阿彌陀佛。貧僧是個出家人。有個甚麼大本領。羊角仙人道。盛名之下。難久居。你今撞遇着我。是個真對子。你也拿出些本領來。纔像長老道阿彌陀佛。但憑仙人分付。就罷。貧僧有個甚麼本領。拿出來。羊角仙人道。也罷。我叫你一聲金碧峰。你敢答應我麼。原來金碧峰。長老是個佛爺。上臨凡。佛力廣無邊。無可無不可。憑人叫他長。他就長。叫他短。他就短。全不用半點兒心机。却也憑你。就是個八天手。也壞他不得。他說道阿彌陀佛。有問即對。豈有叫我名字。我不答應之理。羊角仙人道。軍中無戲言。長老道。貧僧是個出家人。一言一語。有個甚麼戲言。羊角仙人高叫一聲道。金碧峰。長老呬。長老應一聲道。有。貧僧在這裏。只見羊角仙人手裏一個三寸長的瓶兒。把個長老撈將去了。撈將金碧峰去了。不至緊早有

那五十名夜不收。打探軍情的報上中軍寶帳。馬公道。快上寶船。撈動划車。拽起鉄锚。捲滿風蓬。順流而下。竟轉南京。事在呼吸。不可遲疑。自古道三十六行走為上策。王尚書道。三十六行走為上策。豈我們堂上大將之事。三寶老爺道。大丈夫馬車裹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怎麼說得一個走字。道猶未了。只見非幻禪師早到了中軍寶帳。說道。列位。但寬懷。俺家師父。若無本領。焉敢領兵來下西洋。今日之事。未審是真是假。即如是真。他自有個脫身之計。又或者是個疑上添疑計。中用計。亦未可知也。三寶老爺道。禪師言之有理。這正叫做個知師者。莫若弟子。即時取出一枝令箭。傳示各營。敢有妄報軍情者。即時梟首示眾。却說羊角道德真君。拿了一個瓶兒。把個足兒足了。瓶嘴叫一聲。姜金定。爾來。姜金定連忙的跪下。說道。師父有何分付。真君道。我今日與



你幹了這一個大功。姜金定說道。師父怎麼就撈番了他。真君道。也不合打番了我的無底洞。故此我惱上心來。用此毒計。姜金定道。多謝師父的仙力。拿了這個僧人。其餘的將官。不在話下。羊角真君道。徒弟。你拿這個瓶兒去見番王。笑你的十代功勞。姜金定說道。這個瓶兒有些淘氣。弟子不敢拿。相煩師父進朝走一遭。同獻功勞。也不枉師父下山來一次。真君不肯去。姜金定決意要請去。羊角仙人看見他的心堅意堅。和他同去。跨着一隻八叉神鹿。左手提着一口寶劍。右手拿着這個瓶兒。番王下塌相迎。說道。寡人有何德能。敢勞祖師鶴駕。未及遠迎。望乞恕罪。仙人道。徒弟之請。不得不然。番王請羊角仙人坐在龍床上面。自家下陪。說道。多謝祖師仙力。擒此僧家。寡人的社稷堅牢。江山鞏固。自此以後。一時十二刻。俱是祖師之大賜。羊角真君道。仰仗大王洪福。馮着小

道本領。擒此僧家。實是難事。番王道。拿的和尚在那裏帶過來。我一看。羊角真君手裏拿着一個瓶兒。說道。和尚拿在這個裏。面番王道。怎麼和尚拿在瓶裏。羊角真君道。怎麼敢欺。姜徒弟親眼看見的。番王道。這是個甚麼瓶兒。羊角真君道。這個瓶兒。儘有些來歷。番王道。是個甚麼來歷。羊角真君道。這是元始天尊煉丹的。丹鼎裏面有萬年的真火。百代的真精。番王道。有多少年代。哩。羊角真君道。自從盤古不曾分天地之先。已經燒煉了萬千多載。及至盤古分天地之後。又曾燒煉了千百多年。番王道。怎麼會喫人。哩。真君道。不是會喫人。天地間只有這一股真精真氣。放之則彌六合。卷之不盈一掬。一真相契。會受無遺。番王道。怎麼得那個人。這末。真君道。我這裏先開了瓶口。方纔叫那個人一聲。那個人答應了一聲。有大抵聲出于丹田。聲到氣到。上上精到。故此就把那



個人喻將來。番王道叫做甚麼名字。羊角真君道叫做個喻魂。瓶兒番王道。死魂可也。喻得麼。真君道。喻死魂就是個吃死食的。番王道。祖師從何得來。真君道。這是我道家第一個寶貝。惟有德者有之。番王道。這和尚在裏面怎麼。結果他真君道。到了午時三刻。便就化做了血水。就是他的結果。番王道。叫左右的快排筵宴。一則款待祖師。二則守過午時三刻。真君道。把這瓶兒掛在金殿上。正中梁上。待等午時三刻。再取他下來。番王大喜。設宴相待。正是一杯一杯復一杯。兩人對酌。山花開。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瓶來。

番王與羊角真君獻酌禮畢。不覺的就是午時三刻。以來。真君叫道。快取梁上的瓶兒來。與我當有番官番將。護上兩上。即時取過瓶來。真君接着。幌了一幌。說道。裏面金碧峰長老已經化成血水了。明日擒了元帥。燒了寶船。天下太平。黎民樂業。大王再整一席太平宴。番王道。太平宴是小事。只是難逢祖師。這個寶貝。何不傳與俺滿朝文武官員看一看。一則見祖師之仙力。二則慶希世之奇珍。真君道。此乃小事。何足為奇。即忙把個瓶兒遞將下去。文與文共。武與武連。看了一週。付還羊角真君。真君接到手裏。再幌一幌。覺知道輕了些。仔細看來。只見瓶底上有一個針眼大小的窟窿。真君喫了一驚。說道。哎。罷了。番王看見羊角道德真君。喫驚把他也唬倒了。問道。祖師為何着驚。真君道。貧道這個寶貝。百發百中。饒他就是超凡入聖。上界天星。入在瓶中。過了午時三刻。未有不化成血水者。那曉得這個和尚。鑽了我寶貝的底火。走了和尚。不至緊壞了我的寶貝。無藥可醫。番王道。一個和尚。這等弄誼。寡人的龍床。坐不穩了。真君道。大王放心。寬解。容貧道暫且回山。採

三



些藥草補完了這個瓶兒。再來與大王出力。那特節盡數搬出我祖傳的本領來。饒他活佛。喫我一虧。竟跨着八叉神鹿。駕起祥雲。望羊角山而去。無底洞趨向前。高叫道。師父帶得弟子歸山去也。罷。真君道。你暫且在那裏。我不日又來。姜金定說道。全仗先鋒。誠恐那和尚又來哩。無底洞說道。先鋒好做。鐵界方難熬。大家笑了。一會却說金碧峰長老回到寶船。非幻禪師只是鼓掌而笑。三寶老爺道。國師怎麼遭他的毒手。長老道。他是個噯魂瓶兒。叫一聲。應一聲。就把個三魂七魄噯將去了。老爺道。怎麼又得回來。長老道。是貧僧把根九環錫杖。搗通了他的底眼。抽身而來。老爺道。他今番又來。何以處之。王尚書道。只是一個不答應他。任他叫得花如錦。奴家只是一個不開言。長老道。到底不是個結局。馮公道。他的瓶底兒已經搗穿了。怕他來怎麼。長老道。他肯甘心做個破家。

火一定要去泥補。王尚書道。就這個泥補裏面安個枕。長老道。貧僧自有個安排。畢竟不知長老是個甚麼安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長老私行羊角洞 長老直上東天門

詩曰

白雲羊角石門開 人向蓬萊頂上來 四面峯峦排劍戟  
九重烟霧幻樓臺 水清潭底龍常宅 風靜松梢鶴又回  
一覺長眠天未曉 噯魂瓶底祇相催

却說長老說道。貧僧自有個安排。道猶未了。一道金光。逕到羊角山。羊角洞口。收了金光。早有個本山的山神。接住看見是個佛爺。命遠佛三匝禮佛。八拜說道。不知佛爺。降臨未曾遠接。待不



羊角洞前緩帶看花春二月

長老秘行羊角洞



金蓮國內登壇灑酒雨千峰

羊角洞



象山先生記







便就撞着親家公方纔打得一個死。惹得師父說了這許多勞叨。却說金碧峰長老得了仙家這一箇寶貝。金光一道早上了寶船。三寶老爺說道。適來國師為甚麼忽上而去。長老道也。只為着個翁魂瓶兒。老爺道。怎麼為着個翁魂瓶兒。長老道。貧僧料定了那箇仙人。去下山採藥。是貧僧弄了一個術法。照得他的瓶兒來了。老爺道。在那裏。長老道。在這裏。老爺道。借與俺學生。瞧一瞧。長老即時把個瓶兒遞與三寶老爺。老爺道。原來這等一個瓶兒。只有三寸來長。二寸來圍。就像白玉石碾成的一般。馬公道。這等一個小瓶兒。如何裝得一個老大的人。在裏面。長老道。此乃仙家妙用。可以大大則包山吸海。可以小小則針鼻。子不能容。可以輕上則無一毛之力。可以重下則這等一個寶船。也可以裝載得寬方綽號。馬公道。原來這等妙。借俺學生。看一會。各公上俱看了一看。說

道。可將此瓶傳示眾將。今後遇着這等一個瓶兒。呼你名字。切不可答應。長老道。善哉。上。傳示各將官。俱看了一看。這一看。下中間就有一段古怪蹊蹺的事出來。是個甚麼古怪蹊蹺的事。出來。來。瓶兒遞與眾將官。眾將官看完了。仍復遞與金碧峰長老。長老拿在手裏。看一看。仰天大笑一聲。三寶老爺道。國師大笑。笑着那件來。長老道。這個翁魂瓶兒。不是真的了。三寶老爺喚了一驚。說道。怎麼不是真的。長老道。是那一個抵換去了。老爺道。國師差矣。眾將官俱是我帳下的人。正叫做南來一路。雁豈有個抵換之理。長老道。不是我這裏人。抵換就是那羊角道德真君。抵換去了。馬公道。羊角真君。過來。眾將官豈不認得。長老道。那大仙的本領不小。他必然是變做我南朝的軍士。混在帳前。撮上弄上。弄將去了。馬公道。那裏變得這等一般兒。廝像長老道。我怎麼變得像羊



用大士王爺道查問傳送官便知端的傳送官說道只是船頭上提鈴的花幼兒他說道只怕明日我也上陣錯答應了他不如借我看一看想必就是他了長老道就是他了。三寶老爺道怎麼來得這等快怎麼變得這等像俺心上到底有些不准信長老道你不准信把個手指頭望西一指只見正西上吊將一位尊神下來素巾素袍素靴素帶看見佛爺上。送佛三匝禮佛八拜說道佛爺上呼喚有何使令長老道你是何神其神道小神是西方揭諦神長老道羊角山羊角洞在你西方麼揭諦神道是在小神西方長老道洞裏有個羊角大仙你可曉得揭諦道小神曉得長老道他方纔下山採藥可曾回來麼揭諦道方纔採藥回來為着老爺的事開了這一會長老道他怎麼開哩揭諦道他採了藥轉回洞中叫聲有底洞拿過噲噲魂瓶兒來待我來補着那有底洞道師父拿去

了怎麼又問我要仙人道我下山採藥交付與你的你怎麼就沉沒了我的把個有底洞口裏只是叫屈仙人道叫屈也枉然我與我的寶貝有底洞說道你先前是交付與我上便與你看守着然後你下山去去不上一盞熱茶時候翻身招回來我又問你怎麼就來了你說是我方纔下山去走了幾步猛然間想起來那個碧峰和尚本領高強倘或他走將來撮弄我的去了却不是坑殺了我不如帶在身邊萬無一失我便連忙的遞與你你怎麼又來問我要反賴我沉沒了你的師徒兩個你賴我上賴你賴了一會兒羊角仙人袖占一課早知其情即時駕起祥雲來到老爺坐船之上可上的老爺船上都在看寶貝他就搖身一變做個船頭上提鈴的花幼兒帶的是花幼兒的綠衫中穿得是花幼兒的黃披掛故意的說道只怕我明日也上陣錯答應了他不如借我也



看。一看。他拿到手裏來。就抵換去了。長老道。是了。你去罷。揭諦神  
駕雲而去。長老一手拿了瓶兒。一手叫左右的取過無根水一鍾  
來。用指甲水一彈。上在那個瓶上。遞與老爺。上上看時。原來是張  
白紙剪成的。老爺道。怪哉。上上。有此異事。傳下將令。叫過花幼兒  
來。傳令的回復道。花幼兒連日發了絞腸殺。不曾起來。遞得有病  
狀在軍政司。王尚書道。這都是逼真的。再不須查究。只一件來。馬  
公道那一件。王爺道。那仙人得了這個寶貝。只怕他明日又來。長  
老道。我回去會他的。馬公道。好人不做。到做賊。長老道。都是羊角  
道士做賊。馬公道。怎見得是羊角道士做賊。長老道。你豈不聞誅  
斬賊道道猶未了。一道金光。燭天而起。却說羊角仙人。取了寶貝。  
轉回洞來。好不快活也。一聲有底洞在那裏。有底洞。向前去。說  
這弟子在這裏。師父你。是真的。你是假的。仙人笑了一笑。說道。我

是真的。終不然。師父有個假的。有底洞說道。那個金碧峰長老和  
師父一般。上見。那曉得他是個假的。仙人道。你這是傷弓之鳥。見  
曲木以高飛。真的自真。假的自假。你也帶些眼色。走就好了。有底  
洞道。師父你在那裏去來。仙人道。我去取寶貝來。有底洞道。可曾  
取得來麼。仙人道。是天大的緣分。有底洞道。怎麼是天大的緣分。  
仙人道。我去之時。他們正在看這個寶貝。是我變做了南朝一個  
提鈴的花幼兒。接他的過來。復手就把個白紙剪的。換了他的。有  
底洞說道。寶貝在那裏。仙人袖裏取出一個噲魂瓶。交付徒弟。說  
道。這不是有底洞大喜。說道。師父真好手段也。仙人道。我的藥草  
共是七樣。已經有了四樣。還少三樣。我不免還下山去走一遭。你  
今番却要仔細。再不可被他詭騙了。有底洞說道。今番弟子曉得  
了。師父來的遲。就是真的。師父來的早。就是假的。若是假的。我一



把揪住了他。待等師父回來。與他算帳。仙人道。言之有理。但我去後。你須關上洞門。免致疎失。有底洞道。是是。羊角仙人離了洞門。方纔要下山去。心裏想一想。說道。我還少分付了他一件。却又摺回來。敲一敲洞門。有底洞聽見。是那個敲門。心中大喜。說道。今番却是金碧峰來也。待我攔住了他。功勞不小。連忙的開了洞門。也不管是張三。也不管是李四。一把攔住。大喝一聲道。定。金碧峰。你今番遭我手也。仙人道。徒弟。我不是金碧峰。我却是師父。有底洞道。你還來胡說。我前番被你哄了。致使我師徒們大鬧一場。我今日豈肯輕放於你。仙人道。我委實不是金碧峰。有底洞說道。你又來哄我。我與師父計議已定。大凡來得遲。就是師父。來得早。就不是師父。豈有我的師父。這早晚就摺回來也。仙人道。你放了我。比有話與你說。有底洞道。放是放不成。你有話只管說來。我聽着。仙

人道。我轉來與你定下一個計策。好查金碧峰的。有底洞心上。是半信半疑的。說道。是個甚麼計策。仙人道。若不定下一個計策。這如今我分明是真的。你又說我是假的。住會見他。分明是假的。你又說他是真的。却不錯悞了乾坤。顛倒了日月。有底洞道。你定下一個計策。便是。仙人道。我和你做下一個啞牖兒。大凡是我回來之時。先把頭上巾點一點。次二把腰裏的條抖一抖。次三咳嗽三聲。不論來遲來早。俱是這個啞牖兒。就是我真師父。大凡沒有這個啞牖兒。就是假師父。你便攔住他。與他相關。有底洞心下。纔明了。放下手。說道。師父饒罪。師父饒罪。弟子是個有眼不識泰山。衝撞了師父。仙人道。徒弟。我不怪你。這正是你的小心處。羊角仙人定了。這個啞牖兒。放心大膽而去。却說金碧峰到了羊角洞。收住金光。羊角山。山神急忙的接住。送佛三匝。禮佛八拜。說道。接待不



直上天門錫杖全收洲十二

長老直上東天門



誓平海怪金盃欲貯界三千



卷之六

四十五

四十五



周望佛命上恕罪。長老道：羊角仙人可在洞裏麼？山神道：方纔又下山去了。長老道：他今番又有甚麼事下山？山神道：他菓草共是七味，還少三味，故此下山。長老道：他的寶貝在那裏？山神道：還在洞裏。長老道：他今日下山之時，怎麼樣兒打扮？山神道：他今日打扮與每日不同。些長老道：是個甚麼不同？山神道：他今日頭戴的逍遙摺巾，身着的鴉青直裰，腰繫的呂公絲絛，腳穿的方頭雲履。長老道：他手裏拿着甚麼？山神道：他今日撒了小籃兒，拿的是幾翎羽扇。長老道：你且迴避着，好個長老。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羊角仙人一般的模樣。一般的打扮，搖搖擺擺到羊角洞口，叫一聲徒弟，開門。有底洞連忙的把個洞門開了。只見衣服面貌都和師父一般。只是啞獃兒不是師父傳的。有底洞大笑了三聲，說道：金碧峰和尚，你好不羞哩。前番我是認不得你，被你騙了。今番我又

認不得你麼？我又把你騙麼？金碧峰長老被他數說的啞口無言。一道金光燭天而起，有底洞看見長老走了，不勝之喜。嘍上的大笑了。兇聲說道：我師父好計策也。長老聽知說好計策三個字，他便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收了金光，落下洞口。山神接住，說道：佛爺還有甚麼使令？長老道：他這洞外可有甚麼隣居？山神道：山凹之中有一家子，姓皮，名字叫做個皮之和。他與羊角大仙相學朝夕往還。長老道：皮之和家裏可有個甚麼了環小廝？山神道：皮之和有一個親生女兒，叫做個皮大姐，年方六歲。他每日聞到洞裏來耍子。長老道：那皮大姐怎麼樣打扮？山神道：皮大姐頭上小丫的一個頂髻兒，上身青布褂兒，下身藍布裙兒，腳下一雙精緻的花鞋兒。長老心裏想道：皮大姐雖小，兒字到多。說道：你且迴避着，好長老。搖身一變，就變做個皮大姐，頭上一個頂髻兒。



上山青布裊兒。下身藍布裙兒。脚下一隻花鞋兒。輕上的歌一歌。洞門有底洞說道。今番是師父來也。開了洞門。只見是個皮大姐。有底洞說道。皮大姐。你來耍子哩。皮大姐說道。媽叫我來看。你。有底洞說道。看我怎的。皮大姐道。媽聽見你和那個爭鬧哩。有底洞說道。你和媽說。是個南朝和尚騙我的寶貝哩。皮大姐道。騙得去了。沒有。有底洞說道。我師父出門之時。有個啞蹄兒。故此不曾騙得去。皮大姐道。是個甚麼啞蹄兒。有底洞說道。大凡是我真師父回來。先把頭上的巾點一點。次二把腰裏的絲料一抖。次三咳嗽三聲。那和尚做得不像。故此不曾騙得去。皮大姐道。我家去哩。有底洞說道。有慢你。你明日再來。補你果子罷。有底洞又開了洞門。好長老得了這個啞蹄兒。心中大喜。撒了皮大姐。又變做個羊角大仙。搖上擺上。到洞門口來。叫一聲徒弟開門。有底洞聽知是

師父的喉嚨。說道。門也開得我不耐煩了。今番却是師父來也。開了洞門。只見師父先把頭上的巾點一點。次二把腰裏的絲料一抖。次三把個喉嚨咳嗽三聲。有底洞看見是個真師父。大笑一個不止。碧峰長老怕泄漏了。天机不敢笑。故意的問道。你笑甚麼。有底洞說道。我笑那和尚假充你來。騙我寶貝。是我識破了他。他撞了一鼻灰而去。長老又故意的說道。今番虧了你。有底洞說道。也不虧我。只是師父採的藥草何如。長老故意的說道。藥草俱全了。拿出寶貝來。我到後面山裏去補。有底洞雙手遞過寶貝來。長老又得了寶貝。無量生歡喜。竟往後山而去。一道金光燭天。早已到了中軍寶帳。見了元帥。說了這一段情由。各自準備。羊角仙人再來廝殺。却說羊角仙人採完了藥草。歸到洞口。做了三般啞蹄兒。有底洞說道。你拿了寶貝。又做甚麼啞蹄兒。羊角仙人火驚細問



一遍有底洞把個前緣後故細說了一遍。羊角仙人大怒罵說道：金碧峰。你出家人心腸忒狠。我若不拿住你。誓不回山。叫一聲有底洞。看了洞門。待我去拿了和尚再來。即時跨上八叉神鹿。一朵祥雲。竟落金蓮寶象國。番王接着問道：前日的寶貝補完了麼？羊角仙人不好說道：被長老得了。只是含糊答應道：完了。姜金定接着問道：師父寶貝補完了。也說道：補完了。無底洞接着問道：師父寶貝補完了。也說道：補完了。番王道：有勞仙長。鶴駕遠臨。叫左右快擺齋來。羊角仙人道：不勞齋。但看姜金定點兵出城。以便細綁。却說姜金定即時點起番兵。無底洞取出那一付臉子。隨着師父出了哈密西關。特來討戰。金碧峰長老說道：那妖道又來討戰。少不得還是貧僧出去。羊角仙人遠上的高叫道：好大胆的僧家。你三番兩次偷我的寶貝。是何道理。道猶未了。取出一口寶劍。念

動真言。宣動密呪。望空一撇。喝聲道：中那口寶劍。竟奔國師頭上。水長老慢騰騰的說道：貧僧是個出家人。怎禁得這一劍。袖兒裏面把個指頭望空一指。其劍斜刺裏插着草地之上。羊角仙人大怒說道：好和尚。恁的欺人也。把個八叉神鹿角上。敲了一敲。那個鹿就急走如飛。手裏拿着一面魚鼓兒。迎風幌一幌。就變成做丈來多長。碗來粗細的一根生鐵棍。照着長老頂門上一棍。劈將來。長老說道：善哉。上。唬殺了貧僧。你這一棍來。不把貧僧打做了一塊肉泥也。叫一聲。高。馱尊天。何在。高。馱尊天。一手接住了那一根鐵棍。那根鐵棍。輕上的落在地下。把個羊角真人激得只是爆跳如雷。大叫一聲道：氣殺人也。好和尚。你賣弄你有家私。若不擒你。誓不回兵。即時叫無底洞。接過水火花籃兒來。取出一件寶貝。就像一手小令字旗兒。高叫道：和尚。那裏走。把個令字旗照着



長老的頂陽骨上一招。這碧峰長老雖是三千古佛的班頭。高上菩薩的領袖。然却是杭州城裏湧金門外四大的凡胎。撲的一聲响。把個長老跌在地下。斜靠着那根九環錫杖。一路白烟入海而去。羊角大仙說道。好了。這個和尚。却又乾脫了身。明日再來。定要生擒他去。纔消咱恨。却說長老歸了寶船。轉到中軍寶帳。三寶老爺道。國師為何不能取勝。長老道。多應他手裏的令字旗兒。是個引魂旛。招了一招。把貧僧的真魂招將去了。老爺道。却怎麼又得回來。長老道。多虧了我佛門中一位菩薩。叫做護法伽藍。撻轉了我的真魂。老爺道。國師怎麼又從寶船上轉上來。長老道。是我把根九環錫杖指水。水圍而歸。故此先上寶船。後登尊帳。老爺道。似此征進之難。何日是了。長老道。貧僧自有個道理。老爺道。還在幾時。長老道。好歹不出三日之外。長老許了三寶老爺三日之內。要

取金蓮寶象國話。便是如此說。心上却也費好些。經綸。回到千葉蓮臺之上。坐過了三更。把個色身撒下。現出丈六紫金身。渾身上萬道金光。騰空而起。高張慧眼。只見羊角道德真君頂陽骨上。一道白光。直冲東天門上。佛爺道。原來此人不是甚麼妖仙鬼仙。乃是中八洞嫡支親派。玉葉金莖。佛爺上尋思了一會。到有兩分費周摺。怎麼有兩分費周摺。若不下手此人。此人不肯干休。若是下手了此人。仙門上又不好看相。猛然間得一良策。佛爺上說道。罷。自古道。空樹尋根。我未免到東天門上去走一遭。自有個妙處。金光聳處。早已到了東天門。上外就有兩個走脚報信的。在那裏左邊跑過一個來。佛爺叫聲道。行者。那行者連忙的走近前來。只見他披襟涼味。臨秋扇。滿耳松聲。入夜琴。佛爺道。你叫做甚麼名字。行者道。弟子叫做清風行者。道猶未了。右邊又跑過一個來。佛



爺叫聲道童。那道童連忙的走近前來。只見他輪影漸移。金殿碧鏡光輝。浸玉樓春。佛爺道。你叫甚麼名字。道童道。弟子叫明月。道童清風行者說道。佛爺上。何事降臨。佛爺道。我有一事。特來請教。天尊。敢煩你們和我通報。行者說道。佛爺上。說那裏話。弟子即時通報。道童說道。佛爺上。無事。木來。弟子就去通報。佛爺笑一笑道。清風明月。無人管。也解慇懃。送暖來。一個行者。一個道童。即時請進佛爺上。到于火雲宮裏。元始天尊接着。分賓主坐下。天尊道。近日聞得佛爺臨凡。解釋僧伽虎會。佛爺道。因為臨凡。這如今造下了許多孽障。天尊道。善哉。佛爺上。有何孽障。佛爺道。因為南瞻部洲大明國宋皇帝欽命貧僧。兵下西洋。撫夷取寶。繞到金蓮寶象國。遇着一個仙家。賣弄他的本領。誇耀他的高強。貧僧有此不好處得。天尊道。佛爺上。佛力廣無邊。何難處之有。佛爺道。不是

不能處。只是不好處。天尊道。怎麼不好處。佛爺道。欲待不下手。他又肯干休。欲待要下手。他那些仙門上。又不好看相。天尊道。佛爺上。如此慈悲。善哉。今日下顧貧道。尊意何如。佛爺道。我昨日看見他頂陽骨一道白光。竟冲東天門上。必定是老祖師部下那一位仙長。相煩老祖師查一查。查得是那一位仙長。相煩老祖師善言勸解。他免聲彼此有益。天尊道。既蒙佛爺上下顧。貧道即當細查。分付行者。燒起聚仙香。念動追仙呪。只見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蓬萊閩苑。三島十洲。那一位仙長。不曾查過。並沒有。一個思凡。天尊道。本部既沒有一個思凡。想是別一部的。佛爺道。是我親眼看見他的白氣直冲東天門上。豈有別部之理。天尊道。沒有指實。故此難查。佛爺道。他有許多寶貝。是貧僧取了他一件。來這裏。卽此就是個指實了。天尊道。請拿出來看着。佛爺拿着寶



貝在手裏說道是這等一個瓶兒。天尊看見大驚失色。說道：「這是我火雲宮寶元庫裏的喻魂瓶兒。」佛爺道：「敢是那一個妖仙闖進火雲宮偷了去的？」天尊道：「我這庫裏豈有那一個妖仙會偷得去？」快叫徒弟來把火雲宮寶元庫裏的寶貝查一查。看是何如。不知叫着那一個徒弟。不知失了那一件寶貝。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歸天曹 羊角大仙錦囊計

詩曰

獨騎鵬翼抹滄溟 東有天門晝不扃 晴瀑遙分千澗碧  
陰崖俯眺萬山青 篆烟縹緲籠金殿 絳節崔嵬倚玉屏  
借問天尊何事上 紫霄深處度黃庭

却說元始天尊叫過徒弟來開了火雲宮的寶元庫查一查。寶貝看是何如。叫了兇聲。只見一位仙長走將過來對着佛爺行一個禮。却又對着天尊行一個禮。佛爺道：「此位仙長是誰？」天尊道：「是貧道第二個徒弟。叫做魏化真人。真人道：師父呼喚有何法旨？」天尊道：「你與我開了火雲宮寶元庫裏面的寶貝。看是何如。」魏化真人即時開了庫。查了一番。唬得半日半日不敢走出庫門來。天尊道：「查得何如？」真人不敢隱瞞。只得直說。庫裏不見了四件寶貝。天尊道：「是那四件？」真人道：「一不見斬妖劍。二不見軒轅鏡。三不見喻魂瓶。四不見引魂幡。」天尊道：「喻魂瓶是真的。」佛爺道：「他還騎着一隻八叉神鹿。也是個指寶。」天尊道：「快查後園中的神鹿。看是何如。」只見看園門的行童說道：「是大師父牽的去了。」天尊道：「原來就是這個孽畜思凡。快叫着庫門的行童來問他。是那個拿得寶貝去。」



辭去番王蜃氣高懸樓若海

羊角大仙歸天曹



歸來天府熬簪隻縮髻湯侯





了。只見看庫門的行童說道。是大師父拿的去了。天尊道。這個孽畜敢如此大膽。叫聲魏化真人。快尋你師兄在那裏去了。只見天門外直符使者說道。真人跨了一隻八叉神鹿。提了一個水火花籃兒。離了天門。已經一時三刻了。天尊對着佛爺上說道。萬望佛爺上恕罪。果是貧道部下的孽畜。思凡多有得罪處。佛爺道。還是那位仙長。天尊道。是貧道大的徒弟。名喚紫氣真人。他跨了八叉神鹿。離了天門。已經一時三刻。佛爺道。正着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得了這一時三刻。好不維持哩。但只一件。還相煩天尊的法旨。天尊道。既蒙佛爺下顧。貧道敢有推却。貧道把一件寶貝送佛爺上前去。其中自有個處分。佛爺道。是個甚麼寶貝。天尊即時分付一位尊者。取出一件寶貝。拿在手裏。說道。這個寶貝。雖則是五寸來高。二寸來圍。就像一個筆筒兒的模樣。其實好大的肚

皮。不拘甚麼寶貝。但見了他幌一幌。却都要歸到他處來。你與他交戰之時。收盡了他的寶貝。他自然反本還原。這是個不戰而屈人兵的陣勢。佛爺道。叫做甚麼名字。天尊道。叫做個聚寶筒兒。天尊交與佛爺上。佛爺上無量生歡喜。謝了天尊。金光萬道。竟歸到千葉蓮臺。依舊是個長老。到了天明。二位元帥。一個天師。各員武將。那一個不來請計。那一個不來問安。徒孫雲谷說道。師公還在打坐。眼皮兒不曾撐開。都說道。國師好寬心也。那曉得他一夜無眠。到五更。天宮地府都遊遍。未及日高三丈。羊角大仙又來喊殺。連天鼓聲震地。長老扒起來。一手鉢盂。一手禪杖。走上崖來。說道。貧僧是個出家人。你怎麼這等欺人也。羊角大仙看見長老高叫道。你那和尚。已知我的本領。何不早上投降。直待我寶劍分屍。那時悔之晚矣。長老道。善哉。上上說個甚麼分屍。好怕人哩。



仙人高叫道。我把你碎屍萬段。你纔曉得怕人哩。長老道。善哉善哉。你這過頭話兒。少說些。只怕你今日也有些難為人。就激得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過寶劍來。望空一撇。那口劍竟奔長老頭上來。長老把個指頭兒指一指。那口劍就插在地上。羊角仙人大怒罵道。好大膽和尚。敢壓污我的寶貝麼。叫聲無底洞。拿過水。火花籃兒來。即時取出軒轅鏡。又望空一撇。那個鏡竟奔長老身上來。長老把個鉢盂仰一仰。那面鏡就吊在草裏。羊角仙人看見兩個寶貝都不靈神。心裏慌了。說道。敢是和尚添了些本領麼。敢是我自家該倒運麼。沒奈何。只得拿出那個引魂幡來。高叫道。好和尚。不要走。長老站着說道。善哉。我出家人。走到那裏去。羊角仙人把個鹿角上敲了一敲。那鹿走如飛。竟靠着長老相近。仙人把引魂

幡到長老頂陽骨上一閃。長老把個禪杖點一點。唬得那隻鹿倒走了幾百步。那手幡倒反插在羊角仙人頭上。仙人收了這些寶貝。心中好惱。口裏不住的念咒。手裏不住的捻訣。只見長老說道。你那仙長。只顧下手別人。別人可也下手于你。仙人道。你有甚麼寶貝也拿來出陣。看我怕不怕麼。長老道。你可怕我的禪杖麼。仙人道。任你打來。就是我怕他怎麼。長老把個禪杖一擡。將去。只見呼的一聲响。一條千尺長的毒蟒把個羊角仙人緊上的纏起來。就像絞弓弦的樣子。好個羊角仙人。鹿角上敲一敲。連人帶鹿一躍而起。高叫道。好和尚。你說我怕禪杖不怕。長老道。善哉善哉。禪杖是你不怕。你可怕我的鉢盂麼。仙人道。任你丟將來。就是我怕他怎麼。長老把個鉢盂一擡。將去。只見呼的一聲响。一片千

百斤重的磨盤。壓在羊角仙人的頭上。就像波斯獻寶一般。好個



羊角仙人鹿角上獻一獻連人帶鹿走過一邊去了。高叫道好和尚你說我怕鉢盂不怕。長老道善哉。上上。你是不怕鉢盂仙人道你還有甚麼寶貝。你都拿出來。長老道沒有甚麼寶貝。只有你的瓶兒在這裏。仙人道你偷得我的瓶兒做甚麼行止。長老道你管他偷不偷。只說你怕不怕。仙人道那是我自家的寶貝。我怕他怎麼。長老道。你若是不怕他。我也叫你一聲。你敢應麼。仙人道。但憑你叫。我怎麼不應。長老道。軍中無戲言。仙人道。你前日不戲於我。我今日豈戲於你。長老雖是個慈悲方寸。却有一般妙用。絕勝于人。他把個噲魂瓶兒放在鉢盂裏面。方纔高叫一聲。羊角道德真君哩。真君隨口答應一聲。有。剎應得一聲。有。連人帶鹿都在瓶兒裏面去了。長老心裏想道。雖是仙家體面上。不好傷損他。這早晚離午時三刻。還遠不免也要他一要。見得我金碧峰。不是等閑的。

服主兒好。長老把個足兒足了瓶口。叫聲羊角大仙哩。大仙在裏面應道。我在這裏。長老道。裏面可好哩。大仙在瓶裏應道。裏面也好。長老道。你今番可怕哩。大仙在瓶裏應道。有甚麼怕也。長老道。你可要出來哩。大仙在瓶裏應道。我要出來怎的也。原來羊角大仙嘴硬。實指望瓶底上有個眼兒。只要一鑽。就是那曉得金碧峰是個心細的。曉得瓶底上有此舊病。把個瓶兒又座在鉢盂裏面。羊角大仙在裏面撮上。弄上。弄不通了。叫做個鑽之彌堅。上天無路。長老拿着瓶兒在手裏。覺的裏面有些費周折了。又叫上一聲道。羊角大仙可在裏面哩。大仙在瓶裏應道。我在裏面也。長老故意的吊他。一聲道。羊角大仙。你再一會兒好出來賣鹿脯哩。大仙軟了些口。說道。但憑你罷了。長老本是個慈悲方寸。又且仙家分上。故意的把個鉢盂拿開了。单打單的一個滑瓶兒。拿在手裏。長



老就覺的道輕了些。叫一聲羊角大仙哩。只見羊角大仙跨着一隻八叉神鹿。手裏拿着一桿一尺二寸長的黃旗兒。纏着長老。轉了一轉。口裏狠着一聲道。我在瓶外哩。你不看見我麼。長老早知其意。說道。善哉。上上。我到放鬆了你。上。就來。恩將仇報也。連忙的把個九環錫杖點一點。只見忽刺上。一聲响。吊將一個無大不大的石井圈兒。在長老面前。長老道。阿彌陀佛。你就把個石圈兒來圍我哩。大仙道。好和尚。你偷得我的寶貝。反來害我。上。偏然不怕。我把這等一個小圈兒奉承你。你怎麼怕的狠哩。長老道。你說我怕我不如和你結果了他罷。好長老舉起個九環錫杖。輕上的照着井圈兒敲了一敲。只見井圈兒渾身火爆。撲的一聲响。上。做了兩半個。羊角仙人大怒罵說道。你這賊禿。敢這等無禮。損傷了我。的寶貝。一不做。二不休。你來。我教你喫我這一劍。掣過劍來。望空

一撇。口兒裏念着。手兒裏捻着。實指望這一劍。斷送了這和尚。那曉得今日的和尚。又不是昨日的和尚。只見他把個偏衫的袖兒幌一幌。那一口劍。竟飛到他的袖兒裏面去了。羊角仙人見之。喫了一大驚。心裏想道。這是個甚麼法兒。我這口劍。是我師父的斬妖劍。百發百中。縱不傷人罷。那裏有個跟人走的道理。高叫道。好和尚。你怎麼把我的劍袖了去。長老道。善哉。上上。非是我要袖他。却是他來袖我。羊角仙人連忙的把個軒轅鏡兒念上。聒上着。實的望空一撇。那個鏡兒竟奔着長老身上來。長老又把個袖兒幌了一幌。那面鏡却也飛到袖兒裏面去了。羊角仙人看見去了。斬妖劍。又去了。軒轅鏡。心上却慌了。暗想道。沒有了這寶貝。怎麼轉得東天門。怎麼得朝元。怎麼得正果。把個鹿角上左敲右敲。上。得隻八叉神鹿。飛上飛下。他騎在鹿背上。就勝如騎在老虎背上。



長老曉得他的意思。却又吊他一聲。說道。大仙。你水火花籃兒裏面。還有寶貝沒有。把個羊角大仙。激得怒發如雷。高聲罵說道。好賊。竟你欺負我。沒有寶貝麼。我今日和你做一場。不是你。便是我。長老道。善哉。以上。我一個出家人。有甚麼做得。羊角大仙。驟鹿而走。走近長老身邊。把那一手小令字旗兒。照着長老的頂陽骨上。一閃。長老把個袖兒。幌一幌。那手旗兒。又走到長老的袖兒裏面去了。把一個羊角大仙。就唬得他魂不歸身。那曉得是箇孫言尚兒。心裏想道。原來這個和尚。好大來歷也。這些寶貝。除是我師父元始天尊。統用得他。統收得他。似此之時。這和尚却不與我師父齊驅並駕。好怕人哩。心裏又想道。我在金蓮寶象國。跨口一場。豈可就軟弱於他。只得赤手空拳。勉強支起一個虛心架子。高叫道。好和尚。你把我的寶貝都騙了。你敢何如於我。長老道。善哉。以上。

我是個出家人。有甚麼何如於你。仙人道。你再不要把那個善哉二字來。謊人。你既是善哉。以上。怎麼把我的寶貝都騙了。長老道。不是我騙你的。我和你收了。勸你歸山去罷。仙人道。我歸山我自歸山。怎麼把你挾制得我歸山。長老道。說個甚麼。挾制自古道。好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去罷。羊角仙人當初說大了話。到如今收拾不來。故此只是一個不肯去。硬着嘴說道。我不去。你敢叫人拿我麼。長老道。拿你就不好看相。仙人道。你便拿我。其奈我何。長老心裏想道。不唬他一唬。他到底不肯認輸。好長老。把個腳下的僧鞋。梭了。免梭。只見偏衫袖兒裏面。走出一班小和尚來。大畧只有一尺二寸來長。一個上光着頭。一個上精着脚。一個個一領小偏衫。一個上手裏一根鐵界方。照着羊角仙人腳跟上。挖一挖。小和尚也不計其數。把個羊角仙人打慌了。仙人也沒奈。



羊角大仙翠壁千盤隨杖轉

羊角大仙錦囊計



錦囊妙計丹梯一線自天垂



山象西洋記

庚



何只得騰雲而起。長老道：你去了罷。羊角仙人說道：受了你這等的欺侮，豈肯干休。我怎麼就去。長老道：你師父叫你去罷。羊角仙人道：你這說謊的和尚，那一個是我的師父。長老道：元始天尊，不是你的師父。仙人看，見打實了他，老大的沒趣，只得強口說道：就是我師父。他不在這裏，也不柰我何。長老道：你師弟叫你去罷。仙人道：你這和尚又來說謊，那一個是我師弟。長老道：魏化真人，不是你的師弟。仙人看見他露了相，越加慌張了。只是沒柰何，仍舊強着口，說道：就是我師弟。他不在這裏，不柰我何。長老道：你說不在這裏，那前面的是那個。唬得個羊角仙人把頭一起開眼一瞧，果真的雲裏面是個魏化真人。魏化真人說道：師兄快轉火雲宮裏去。師父在那裏發激哩。羊角大仙道：我還有寶貝，不曾得來。魏化真人拿着個聚寶筒兒在手裏，說道：已歷還你的寶貝，平白地

逼勒個羊角大仙一天妙計難尋路。八面威風沒處施。羊角大仙好難處理，將欲不去。違了師命，不得朝元。將欲去了，便詭了和尚。辜負了姜金定，却還是朝元正果的心勝。只得把個鹿角上獻一獻騰空而去。口裏恨兩聲，說道：和尚枕深，不中相交的。一面騰雲而去。一面差下一個急脚鬼，把三個錦囊計，送與姜金定，教他依計而行。自有安身之策。却說無底洞，看見師父騰起雲來，連忙的吆喝道：師父帶我去哩。師父道：你快來。刮的騰起雲去，早被一個一尺二寸長的小和尚一鉢界尺打番了在地上。徒弟不得師父到手。師父也顧不得徒弟。這叫做夫婦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姜金定得了三個錦囊，看見事勢不諧，化作一道火光而去。金碧峰一手一個鉢盂，一手一根禪杖，就像一個化齋喫的和尚，慢騰騰的轉到寶船上來。只見二位總兵元帥，一位天師，各



武將各謀臣。雖不見長老鞭敲金甃响。這些人也齊唱凱歌聲。  
三寶老爺道。多謝國師佛力。莫大之功。長老道。貧僧是個出家人。  
也只是勸解他一番。有個甚麼功績。三寶老爺說道。國師前日契。  
他的寶貝許多苦。怎麼今日又收了他的寶貝。長老却把個東天。  
門元始天尊的始末。細說了一過。眾位都說道。多虧了國師佛力。  
長老道。貧僧受了朝廷的勅旨。不得不然。王尚書道。原來這個羊。  
角大仙就是紫氣真人。長老道。便是王爺道。却是個有名神道。故。  
此猖狂。馬公道。只怕他去了還來。長老道。朝元正果。到不要緊。尋。  
非爭鬧。到要緊。道猶未了。只見一尺二寸長的和尚。尚帶得無底。  
洞來。回話。長老道。跪的甚麼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難使者。帶得。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阿難迴避了罷。無底洞你站起。  
來。無底洞說道。不敢。長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無底洞道。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跪的甚麼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難使者。帶得。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阿難迴避了罷。無底洞你站起。  
來。無底洞說道。不敢。長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無底洞道。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跪的甚麼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難使者。帶得。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阿難迴避了罷。無底洞你站起。  
來。無底洞說道。不敢。長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無底洞道。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跪的甚麼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難使者。帶得。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阿難迴避了罷。無底洞你站起。  
來。無底洞說道。不敢。長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無底洞道。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跪的甚麼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難使者。帶得。  
無底洞來。回佛爺上的話。長老道。阿難迴避了罷。無底洞你站起。  
來。無底洞說道。不敢。長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無底洞道。



奴兒長老道他做他的看財童子罷怎麼也來出家無底洞說道  
他在看了這一世財。不得一毫受用。如今省悟過來了。故此也來  
出家拜羊角大仙做師父。長老道也好個如今省悟過來了。我還  
問你姜金定那裏去了。無底洞說道適來俺師父上天之時。又差  
下一個急脚鬼。送了三個錦囊計交與他。他得了錦囊計。他就化  
作一道火光。火圍去了。長老道你也去罷。無底洞道小的到那裏  
去。長老道你還尋你師兄一同去修行罷。三寶老爺說道這個三  
頭四臂的鬼王。他前日臨陣之時。唬嚇我們軍兵。莫大之罪。軍中  
有功者賞。有罪者斬。不斬蕭何法不行。怎麼放他去罷。長老道貧  
僧是個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佛門。今日只是上為朝廷下為  
元帥。不得已纔方拿住此人。况兼他是個改行從善的。又還有一  
個師兄在洞裏朝夕懸心。怎麼說個壞他阿彌陀佛。看貧僧之面。

小的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長老道你怎麼會三頭四臂。三文金身。  
無底洞說道非于小的之事。都是師父教的。長老道你原來是個  
甚麼出身。無底洞說道小的是個漏神出身。長老道怎麼叫做個  
漏神。無底洞說道掠人之財。滅人之福。妬人之有。竊人之名。如世  
上的漏卮一般。故此叫做個漏神。長老道你既是個漏神。怎麼又  
來出家做徒弟。無底洞說道只因這如今世上漏神出得多了。漏  
不到那裏去。故此弟子改行從善。拜羊角大仙為師。長老道改行  
從善。這是你好處。我還問你。你羊角洞裏還有個行童。叫做甚  
麼名字。無底洞說道那是小的。師兄叫做個有底洞。長老道他  
原是那一個出身。無底洞說道他原是個看財童子出身。長老道怎  
麼叫做個看財童子。無底洞說道不怕餓死飯不喫。不怕凍死衣  
不穿。看着這個銅錢一毛不拔。故此叫做個看財童子。一名守錢



不索眷眷... 無底洞... 羊角仙人... 金定... 賤了他罷... 鬼臉子... 寶老爺... 裝那神頭... 寬容... 戰... 遣將... 一出... 裏拿着... 原来是... 年將官... 束髮冠... 兜羅袖... 練光拖... 獅鬘帶... 手裏拿着... 一桿丈八神

不索眷眷... 無底洞... 羊角仙人... 金定... 賤了他罷... 鬼臉子... 寶老爺... 裝那神頭... 寬容... 戰... 遣將... 一出... 裏拿着... 原来是... 年將官... 束髮冠... 兜羅袖... 練光拖... 獅鬘帶... 手裏拿着... 一桿丈八神



鎗座下騎着一疋流金馱千里馬。原來是金吾前衛應襲王良。兩員大將。兩騎駿馬。兩樣兵器。一齊殺出陣來。只見荒草坡前擺列着千百隻有頭有角有皮有毛有蹄有尾黑菱的水牛。成羣逐隊。竟奔荒草坡前。有一篇牛賦為証。

賦曰

嗟乎物之大者狀若垂天之雲。禮稱三月在滌詩云九十其捩。岐蹄者天穿鼻者人。或衣繡而入太廟。或鄴鼓而正三軍。尔牛來斯其耳濕。鼯鼠既忌于見傷。風馬亦知其不及。扣角伸審戚之困。燒尾救田單之急。或為軍事之占。或示農耕之候。畏彼髦頭寧為雞口。晉武以青麻彰德。何曾以銅鈎被奏。至于傷口改卜。用猪膏誠。或捩角而不售。或割肉而復生。倖劉寬之量。遠美魯公之政行。參郭野之寬。

怨慕朱冲之不爭。中尉則駕之者赤。桃根則獻之者青。愷既聞其人。百苟晞亦稱其千里。雖有隻筋且無上齒。別有得于文山。放之桃林。木則饋糧石則便金。設以樞衛卷之牢筴。愚公畜犗于齊。山百里載蓋于秦國。禴祭乃東。薩之殺無妄。見行人之得。袁宏見諷于羸。犗華元應。嘲于有皮。遺布既因于王威。置芻亦見于羅威。復有取人掌芻封人供藁。彥回靡恃于墜井。虛愷不烹而哀老。或憤于豚上。或置之樹柯。詹何既識于白蹄。葛盧亦辨其三犧。肅慎占之而入貢。弦高用之而犒師。別有益子主之以建業。光武騎之以起兵。或為夢于蔣琰。或見解于庖丁。觀其豫章。挈絹蕭。鵝掛書。白則識李冰之綬。青則駕老子之車。季知一博而思過。江酒但飲而無芻。又有蹋石成花。塗泥求雨。或行詐。



而王帛或華長而殺御。旣擔矛而犢亦結陣而却席。若置于盆簋老在牢闌。角不失于三色香獨称于四膏。夔致問喘月辭勞。稱精鑿者薛公習遺書者晉祖。旣日不能執鼠又云難以逐兔。成牛宏之寬厚顯盧昌之仁恕。至于千足而富夜鳴則廝。顧憲仲文咸決獄而人服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留。又有程鄭江竭婁提谷量。望氣知北夷之驗卜兆為司馬之祥。若乃嘉彼柔謹哀其齧棘。或墜田而見犢或洗耳而為辱。丙吉已勞于問喘龔遂更懲于御犢。周官分取牛人乃主于牽傍留寶諸賢和嶠亦勤于刺仇。正是春暖飢飡原上綠。山深渴飲澗邊清。幾番潦倒斜陽後。高臥南山看月明。

却說荒草波前擺列着千百頭野水牛。姜金定撮弄弄弄弄得

頭牛背上一個小娃子。一個小娃子手裏一條絲鞭。姜金定騎在馬上念一念喝聲走。那些牛就望前走。喝一聲快。那些牛就走得快。南朝兩員將官陡然間看見喫了一驚。王良道：「這是个甚麼出處？」張柏道：「這不過是個田車火牛之計罷了。」王良道：「我和你啞殺他娘。」張柏道：「為將之道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倘有疎虞貽禍不小。」王良道：「這决是那羊角道德真君的詭計。那裏真是酒牛。」張柏道：「假做的牛。那裏有這等英勇活泛。」王良道：「快播起鼓來。」一聲鼓响。兩員將官左右隻上。只見那些水牛单奔狼牙棒張柏。雖是力大心雄。怎麼奈得這一羣千百頭牛。何致使敗陣而歸。姜金定得勝而去。說道：「多虧了師父。又助我這一陣也。」却說兩員將官歸來。一個受傷。一個平過。元帥道：「好古怪哩。」兩員官一齊出陣。漏牛就趕着這一個。這是个甚麼緣故。卽此去問國師。國師道：「但問天。」



師便知端的。元帥又去請問天師。不知天師有何高見。且聽下面  
分解。



師便知端約元師又去請問天師不知天師有何高見且取下面

分解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